

靈飛集

張次溪編



環次漢編

雷王

飛

鳳

魚



東漢晉宋海起風波
身義佈為情義多
子骨隱懷誰索解
國仇難却兩埃泥
名錄為題象今在草書

一息老人





影倩花金賽

次溪仁兄馬刻西堂花像

其稿以王君芳木刻



次	溪	仁	兄	馬	刻	西	堂	花	像
王	君	芳	木	刻					

八國雄師捲地來
春明舊夢有餘哀
美人任俠追朱郭
盍予張華作史材

江亭鸚塚伴香墳
芳草淒迷弔夕曛
留得一編傳信史
茫茫塵劫憶燕雲

次溪先生編靈飛集成率題兩絕以應雅命

戊寅孟冬

天津金鉞浚宣

次溪仁弟爲名妓賽金花輯紀念文字一卷題
曰靈飛集屬題

天津趙幼梅

油碧申江惹夢思
軺車海國門
胭脂驚人更是京
塵夢一掃裁紅剪綠辭

水軟山溫溯豔遊
風襲雪虐痛彌留
無端忽觸滄
桑感赤鳳青鸞祇益愁

樊山前後彩雲歌
傳信傳疑奈若何
終是可憐人
一個不煩褒獎與譏訶

靈飛集目錄

金息侯少保題箋題詞

趙幼梅先生題詩

靈飛倩影

賽金花墓表

靈飛墓詩碣

前彩雲曲

後彩雲曲

續彩雲曲

致靈飛書

哭靈飛詩

挽賽金花聯

潘毓桂燕生

楊圻雲史

樊增祥樊山

樊增祥樊山

南皮碧霞塘主

張競生

賀履之

藏一老人

致張次溪書商賽金花墓碑事

楊 圻雲史

再與次溪商賽墓碑書

楊 圻雲史

爲賽金花銘墓事致張次溪書

金天翮松岑

爲賽金花事與友人書

金天翮松岑

爲賽金花事致張次溪書

符鼎升九銘

賽金花繫年小錄

燕歸來蓆主輯

賽金花榮哀瑣記

靈飛治喪處徵信錄

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七日北京世界(日晚)報晨報等採訪消息計十四則

賽金花軼事彙錄

賽金花評傳

曲江春

曾孟樸述賽金花事

賽金花

謝素聲

賽金花之生活

名妓賽二爺

蟄居天橋之賽二爺

病榻前訂盟的異姓姊妹

請求豁免賽氏房捐

賽金花看賽金花

滬四十年代劇社公演賽金花

金松岑與賽金花

洪鈞

從賽金花逝世說到儀鸞殿失火

公理戰勝牌坊與賽金花

犀牛
栢

讀罷靈飛集，悵無端紅顏已逝，青衫頓溼，一自彩雲吹散後，
，豔事何堪重說，有子野多情收拾，往日星槎隨使節，歷寰
瀛印遍弓鞋迹，花姿殫，鶯聲澀。飄零再到岐王宅，整琵琶
輕歌未歇，漁陽告急，商女也知亡國恨，贏取和戎妙策，
記剗襪儀鸞殿側，碧眼虬髯能拜倒，算卿鍾閒氣尤難得，回
天手，傾城色。

次溪仁弟編靈飛集告成，索題於僕，停梓以待，率倚金
縷曲一闋應之，匆匆未能工也。

戊寅殘臘丹徒姚靈犀初稿

靈
飛
集

東莞張次溪編

天津書局印行

賽金花墓表

鹽山潘毓桂



宇宙間振奇之氣。鍾於男者。百數年一見。鍾於女者。蓋二三十年而一見。明妃以宮人登車和戎。賴延赤帝子四百年之天下。生民免於荼毒。宮社免於夷蕩。其潛功之偉。當時或不盡知。而後世有識者。咸推之其論。久而益著。自西漢直迄有清。始有趙靈飛者繼出。其所以戢頡利之兇鋒。與夫息呼韓之野心。後先殆如一揆。庚子之役。厥人所爲關繫之重。時賢已揭發靡遺。世之但以節行責斯二女者。真愛且陋也。庚子春。予年方十四。侍先兄蔭塢公至津就院試。靈飛適張艷幟於津門。諸名士置酒高會於其所。苦囑予往。初覲之頃。靈飛已中年。然珠光霞采。烟視媚行。賦理嫋容。眉宇間隱含英賦。而嘉俠之姿。恢豁之度。更驚爲

僅見。予以髮年蟲技。浪博微名而靈飛慕才特甚。溫言華語。撫愛備至。予惟知樂近之。無他念也。是歲秋。聯軍入境。予方寓故都。陸擘公諳德文。與靈飛偕謀所以保衛閭閻者甚大。凡靈飛不世之績。予皆親見之。事後遂睽不復晤。雖迭傳其嬖人。自念劍躍龍淵。豈必司空自佩。乃悉不之問。而予跌宕江湖。浮沉憂患。亦復侵尋老矣。近年聞其憔悴金臺。示疾禮佛。只藉朋遊力陰助之。曾未肯重謀一面。匪薄於舊情。實欲絕世倩影。永留心曲中。不忍視其身微燹火。骨瘦香桃也。今伊人逝矣。將卜葬於江亭之漣。錦秋之墩。行與塞上青墳同垂萬古。予重儀往烈。振觸前塵。情不自己。爰據所欲言。以表其慕。而系以銘曰。王嬌質美以存漢祚。靈飛睜容用弭夷禍。春明塊土。窮邊草色。一例千秋。後先輝耀。嗚呼休哉。孰謂女色可以亡國。鹽山潘毓桂撰

靈飛墓詩碣

楊雲史

仙槎萬里欸聲靈。翬翟容光伴使星。四十年來朝野事。繁華時節是飄零。
庚辛板蕩痛天驕。凝碧池頭絃索高。一曲琵琶解胡語。烏珠軍令肅秋毫。
京闕生塵萬戶空。平康女俠魯連風。宮中寶玉閨中秀。完璧都從皓齒功。
至今便殿鎖儀鑾。西苑樓臺未忍看。環珮歸來煙水裏。暗傷亡國不知寒。
父老於今肉骨銘。埋香端合葬江亭。我哀遺事談天寶。不爲閒情誅小青。
寒日餘姿事可哀。畫圖省識趙陽臺。爲君一掃齊東語。自有閒人憑弔來。
趙靈飛皖人。居蘇爲妓前後數易其名。年十六。洪侍郎鈞納爲妾。洪出使英德。欽差大臣。洪夫人假鞏翟使隨往。居柏林數年。爛德語。洪卒。靈飛不能守。去而爲

妓。轉展津京。所至名大諱。庚子拳禍作。七月聯軍入京師。兩宮西狩。時靈飛更名養金花。方爲妓。有德軍官入院酌擾。靈飛以德語善慰之。歸以告其酋瓦德西。瓦異而召與語。悅之嬖焉。明年約成。聯軍退。未幾以虐婢罪解原籍。遜國後復爲妓於滬。嗣嫁魏斯靈。年逾四旬矣。二年而夫死。魏氏弗能容。北來居窮巷中。食貧奉佛者十八年。於今歲丙子十月病歿。年六十五歲。其事世多知之。非余所欲言。初聯軍以拳匪殺德使臣克林德。故各國舉德爲聯軍首。而推瓦德西爲八國統帥。京師地面分八區。各轄其一。迄辛丑約成退兵止。由八國分治之。德以修怨故。蹂躪居民。淫掠殊酷。正陽門以西爲德轄。民皆囊土塞門。踰垣出入以求食。其兵士則升屋而呼。索錢帛婦女。搯紳閨閣。爭投井懸樑自殺以殉難。嗣由禮部奏旌節烈者四百餘檔。民婦殉節者。指不勝數焉。先是拳匪恣意殺人

。人弗敢仰視。至是報復告訐。奸民倚勢侵凌。繆緝載道。蕩析流離相屬。率言語不通無可告訴。靈飛既與瓦曠。目視浩劫。惻愴於心。數乘間言於瓦。使約束所部。嚴禁淫戮。開釋株連。蘇民困。瓦皆從其言。條令綦嚴。自是迄收京。軍民肅然。秋毫無犯。嘗見德兵入士人家搜婦女。亟迎靈飛至。理諭數語立解。蓋以瓦故。見之皆懾伏。於是紳民家室賴以保全貞節者甚夥。此余親見聞者也。瓦居西苑之儀鸞殿。靈飛出入不禁。宮中綽鼎寶玉。充仞不知紀極。瓦數數令靈飛恣携取。靈飛正色曰。此我皇帝家物。何敢盜。我雖妓。寧能作賊。且願公左右。亦勿有取。損貴國軍譽也。瓦爲之動容。嚴法禁護。故駐禁中一載。迄退一無毀失。夫靈飛一妓耳。何足稱。願願爲人重。貲其貧乏。死復經紀其喪。葬之江亭。爭爲文字。欲其名字之弗朽何哉。非以其任俠急難。宅心作福闔閭。保全故

宮寶物。論其風義。士大夫有難能者哉。嗟乎。庚辛而後。士夫藉夷勢以獵權位。竊金錢。蓋亦夥矣。靈飛憑夷脅勢。不作威福德。使其不爲女子而爲丈夫身。我知其愛國愛民。而爲好官賢吏必矣。亦足風世矣乎。顧近來文士。咸利靈飛。作過諛之文博微利。欲求苟異於衆。則向壁造爲異說之聳聽。至謂李文忠公躬造娼門求靈飛。乃得減賠款萬萬兩。而和約以成。欲實其事。雖辱宗國誣名賢而弗恤。其陋繆違理多類此。當庚辛七月。先大夫奏調隨辦和議。在文忠幕。余則爲文忠公長孫婿。父子居文忠邸。侍左右。嘗有不知耶。今故都人士。饜金葬之陶然亭下。爲立石銘之曰。靈飛之墓。門人張次溪與其事。來請余作詩碣。余雅不欲爲婦人之詞。以靈飛誠有惠市民。又以世多辱國誣賢之紀載。深懼後世以野語入史乘。乃爲紀其實糾其誣。書石矯正之如此。後之覽斯文者。其諒余之心。而

弗與彩雲曲等觀歟。文旣成。計購石命工。當四百金。翰茂齋主人宛平李月庭君。錫藝精絕。良工也。其人風雅重義。自白願爲靈飛選佳石。手刊此碣。獨任其成。不需貲費。於是工竣。如月庭者。風義可風矣。民國丙子冬至日江東楊雲史撰書。

前彩雲曲

樊增祥樊山

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黠名噪一時。某學士銜恤歸。見悅之。以重金置爲窻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啓。攜至都下。寵以專房。會學士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風。獨與抗禮。嘗偕英皇並坐照像。時論奇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學士遂福留彩。寢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天天年。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私蓄略盡。所歡亦殂。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豔名不減疇昔。己亥長夏。與客談此事。因記以詩。先是學

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烟台。與妓愛珠有嚙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遽與珠絕。珠冤痛累月。竟不知所終。今學士已矣。若敖鬼餒。燕子樓空。唱金縷者。出節度之家。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第。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余爲此曲。亦如元相所云。甚願知之者不爲而爲之者不惑耳。

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知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住。女貞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尙吳縣。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伴訪春申。名字儉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管。渡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鴉鬟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常先菊部頭。釵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蹇踏毬場訪玉真。直爲麗華輕故劍。況兼蘇小是鄉親。海棠聘後寒梅喜。待年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青。鴛鴦絃上春風起。畫鷁東乘海上潮。鳳凰城裏並吹簫。安排

銀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臯華使。才地容齋最清異。夢入天驕帳殿遊。閔氏含顰笑和議。博望仙槎萬里通。霓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繡虎。釵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坡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房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來婁奉春。錦車馮燎亦傾城。晁旒七疊黯繁露。槃敦雙龍贈寶星。雙成雅得西王意。出入椒庭整環佩。妃主青禽時往來。初三下九同遊戲。妝東潛隨夷俗更。語言總愛吳娃媚。侍食偏能饜海鮮。書報亦解繙英字。鳳紙宣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牀寬。誰知坤媪山河貌。祇與楊枝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俊。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頭每與秦宮並。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噴梁玉清。祇評大夫驅便了。不教琴客別宜城。從此羅幃怨離索。雲藍小袖知誰託。紅闌何日放金雞。玉貌一春銷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台。

擁衾總怨金龜婿。連臂猶歌赤鳳來。玉棺畫下新宮啓。轉麈王郎長已矣。春風肯
陰綠珠樓。香徑還思苧蘿水。一點奴星照玉臺。樵青婉變漁僮美。繡帷尙挂鬱金
堂。飛去玳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後先死。篷巷難栽北里花。明
珠忍換長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康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
夢朱邸。章台依舊柳毵毵。琴操禪心未許參。杏子衫痕學宮樣。批把門傍換冰銜
。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烟台那可說。微時管蒯得恩憐。貴後萱芳成棄
擲。怨曲爭傳紫玉釵。春游未遇黃衫客。君既負人人負君。散灰扇戶知何益。歌
曲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騄枝。彩雲易散琉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

後彩雲曲

樊增祥樊山

光緒己亥居京師。製彩雲曲。爲時傳誦，癸卯入覲。適彩雲虐一婢死。婢故秀才女也。事發到刑部。問官皆其相識。從輕遞籍而已。同人多請補記以詩。余謂其前隨使節。儼然敵體。魚軒出入。叅佐皆屏息鵲立。陸軍大臣某。時爲舌人。亦在行列。後乃淪爲淫媾。流配南歸。何足更汗筆墨。頃居滬有人於夷場見之。蓋不知偃蹇幾夫矣。因思庚子拳匪之亂。彩侍德帥瓦爾德西。居儀鸞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言於所歡。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儀鸞殿災。瓦抱之穿窗而出。當其穢亂宮禁。招搖市廛。晝入歌樓。夜侍夷寢。視從某侍郎使英德時尤極煩赫。今老矣。流落溫瀆。仍與廁養同歸。

視師師白髮青裙。就簷溜濯足。抑又不逮。而瓦甃歸國。德皇察其穢行。卒被褫
議。此一泓禍水。害及中外文武大臣。究其實一尋常蕩婦而已。禍水何足溺人。
人自溺之。出入青樓者可以鑒矣。此詩著意庚子之變。其他瑣瑣。概從畧焉。

納蘭昔御儀鸞殿。曾以宰官三召見。畫棟珠簾謁御香。金牀玉几開宮扇。明年西
幸萬人哀。桂觀蜚廉委劫灰。虜騎亂穿驛道走。漢宮重見柏梁災。白頭宮監逢人
說。庚子災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馬來。栢靈舊帥稱魁傑。紅巾蟻附端郡王。擅
殺德使董福祥。憤兵入城恣淫掠。董逃不獲池魚殃。瓦甃入據儀鸞座。鳳城十家
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清少眠臥。聞道平康有麗人。能操德語工德文
。狀元紫誥曾相假。英后珠旒并寫真。栢靈當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
蓬山二十年。瓊華島畔邀相見。隔水疑通銀漢槎。催妝還用天山箭。彩雲此際泥

秋衾。雲雨巫山何處尋。忽報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青禽。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意。百環螺髻滿簪花。全匹縠絹長拂地。鴉娘催上七香車。豹尾銀鎗兩行侍。細馬遙遵輦路來。轆羅果踏金蓮至。歷亂宮帷飛野鷄。荒唐御座擁狐狸。將軍携手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罵賊翻嗤毛惜惜。入宮自謂李師師。言和言戰紛紜久。亂殺平人及鷄狗。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肘篋休探赤側錢。操刁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哲婦言。強於辯士儀秦口。後來虐婢如虺蝮。此日能言養鸚鵡。較量功罪相折除。僥倖他年免纒首。將軍七十虬鬚白。四十秋娘盛釵澤。普法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女閭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鬚親虎額。不隨聚瓠臥花單。那得馴狐集金闕。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台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敲甜燔鷄樹。此時錦帳雙鴛鴦。皓髯驚起無裙袴。(見古

樂府）小家女記入抱時。夜度娘尋罄壞處。撞破煙樓閃電窗。釜魚籠鳥求生路。
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朝雲暮雨秋復春。坐見珠璣和議成。一聞紅
海班師詔。可有青樓惜別情。從此茫茫隔雲海。將軍也有連波悔。君王神武不可
欺。遙識軍中婦人在。有罪無功損國威。金符鐵券趣消燬。太息聯邦虎將才。終
爲舊院蛾眉累。蛾眉重落教坊司。已是琵琶彈破時。白門淪落歸鄉里。綠草依稀
具獄詞。世人有情多不達。明明禍水襲裳涉。玉堂鸚鵡愆羽儀。碧海鯨魚喪鱗甲
。何限人間將相家。牆茨不掃傷門閭。樂府休歌楊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
株林一老婦。青裙來往春申浦。北門學士最關渠。兩幸叢談亦及汝。古人詩貴達
事情。事有闕遺須拾補。不然落潤退紅花。白髮摩登何足數。

續彩雲曲 (有序)

南皮碧霞塘主

古者風人之旨。謹而不虐。此詩教所以重溫柔敦厚也。天琴居士。先後兩彩雲曲。既詆某學士銜恤置姬。并及負舊情獲冥報。流音絃外幾筵盡揭其隱私。而於彩雲則謂淪爲淫搗。不知偃蹇幾夫。穢亂宮庭。實一尋常蕩婦。一若嘗之惟恐不至。夫一青樓妓者。庸足持春秋之義責之哉。顧庚子之變。聯軍犯闕。九城震驚。人無死所。微彩瓦交歡。默移潛化。其所以保全者。甯能若是之遠且大歟。下走此曲。殊愧山謳。徒以彩功在閭閻。浸有沒世不稱之懼。故特表而出之。藉以補天琴之不及。而爲詩人勵敦厚之風云爾。

東風急。彩雲飛。斯人一去不復歸。嗚呼噫。君不見二千年上漢明妃。含情忍痛

別宮闈。拚將一死保邦畿。巾幗鬚眉亘古稀。枇杷門巷駐驂騑。阿儂善解人情緒。
酒綠燈紅譜羽衣。一笑傾城屬狀頭。仙槎萬里伴遨遊。詭說佳人臨海國。爭看
織女挽牽牛。使君乘白馬。彼美擁輕裘。福慧美雙修。歲月悠悠。瓜代不羈蘇武
節。輕裝又泛木蘭舟。昨宵一夢太荒唐。絕代紅顏枉斷腸。併命鴛鴦終薄命。滿
床雲雨泣空床。返魂無術意勞皇。不整花冠又下堂。溫柔生小是儂鄉。從來金粉
勝胭脂。北地風光漫自持。報到名花移上苑。喜傳好鳥占高枝。香巢恰傍鳳皇池。
走馬王孫競騁馳。曲院池塘留鬢影。章台楊柳繫鞭絲。郎意醉。妾心痴。天上
人間兩不知。風流到幾時。瓊筵玉瑣坐花開。鼙鼓喧天動地來。九城金碧成齏粉。
萬乘車旂委草萊。凌霄畫角一聲哀。將軍本是栢靈魁。邂逅人間又一回。握手
歡呼瓦德西。犧牲色相救羣黎。平生志氣原羞喙。何物因緣竟偶齊。丹墀人寂寂

。金殿草萋萋。秋燕去。暮鴉啼。荒煙殘月正淒迷。鷓只見錦簇花團紅粧碧眼。
行歌攜手復聯騷。冬盡春來復一年。無情眷屬有情天。爲誰綰縵輪千慮。賴爾綢
繆計萬全。蒼生皆託命。風月不論錢。此多娟娟。願委紅塵非美仙。捨身濟世種
心田。好與王嬌救國英名上下千古以同傳。一篇綠草獄詞工。掩袖嬌啼百計窮。
林將作劇怨大公。爲念當年赫赫功。原情宥爾脫牢籠。輪迴又墮綺羅叢。拂拭春
泥拾墜紅。落花依舊笑東風。憔悴中年識了翁。翁髭如戟妾髮蓬。那知地久天長
願。都付黃梁短夢中。短夢醒來萬事非。怡然魚鳥自忘機。三生溺墮櫻塵劫。千
偈彌陀遂飯依。儘有骷髏供寫照。悔將裘馬榮輕肥。噫吁嚱。君不見古今無限多
情種。事後思量計盡違。惜花不僅惜芳菲。買笑鍾情更願微。城南風雪正霏霏。
嬰武無言若畏讒。却留香塚認依稀。我只得高聳脛肩。強支瘦骨。凌寒蝶鬩弔靈飛。

致靈飛書

張競生

靈飛女士北京苦熱否。珍攝爲佳。此間近時炎虐滿天。使我只好看雲。雲極多種的。然都善於變幻。本是一個妙華麗女。倏忽變爲老嫗。再一會兒連影跡也消散了。然而在那一邊又幻成一個美人似的胎形。我近又以花消遣此沉沉夏。……：……：花的種類比雲霞一樣多一樣美麗。……：……：但好花也如彩雲一樣易於消散。就以最耐挫折的玫瑰說。折取爲瓶花。況在這樣熱天。只有一二天生命掙扎罷了。我的小天井前時買到一盆。栽的薔薇。滿意百蕊花可以陸續開到百餘日。欺騙的人類啊。移來不到幾天。蕊都謝了。連青青的葉也保留不住。至今存的只有幾枝刺幹尙作黯綠色在那兒接受這炎熱世界。女士。你看雲吧。北平的雲當比上海

的更華麗更變幻呵。我當看了許多花。你就在雲與花中認識你的人生。或太不至於苦痛吧。聞你現極熱誠唸佛——阿彌陀佛。最好就在看雲玩花時不知不覺中唸了一二聲救苦救難觀世音。我常喜歡把你與慈禧后並提。可是你比她高得多呢。假使她在你的位置。什麼事都顯不出。最多只能被僱爲「哭娘」。（慈禧以此出身的）若你有她的勢力嗎。當能變法。當能做出許多新政治。你雖位卑而人格並不微。當聯軍到北平。她拋却人民和寶貝的太監們溜走了。只有你在金鑾殿中與外帥折衝。保衛了多少好人民。佛號是無靈的。惟有人力的奮鬥。華北又告警了。你尙能奮鬥嗎。與其空唸彌陀佛。不如再現身救國。一切慈善事均可加入的。看護婦也極可爲。若能領率一班女同胞作有規模的社會運動更是好不過的。你打絨線工作嗎。當多多打出。爲無數貧民作紀念呵。我們對你是極願幫助的。然而爲

力甚微弱。無闊友。有也不管及了。無大腹賈作後頭賬房。自己又窮得可已。所以登報後到此日結束。只收到這點款（數目捐者另紙附上）可是我們對你心緒並不由此而結束也。我個人會與明星電影經理鄭正秋先生計劃爲你編演一電影劇。據他說費用過大。又要裝許多拳頭大師兄二師兄。徒弟們。大清兵。外國兵好不離奇複雜。又要扮紅頂花翎的文官武官。外國官武將。使臣。又要演出外國兵爬上北京城。殺戮奸淫咱們的人民。又要火燒金鑾殿。又要將那位寶貝的慈禧。及宮女太監們維妙維肖地一羣的滿洲女裝。頭髮那樣高翹。衣裳那樣美麗地一一擺列出。據說非十餘萬金不能辦的。在這樣窮的我國電影界。只好暫時放下了。可是我并不肯將此放下將來扮演你的。自有許多女明星。鄭君說。胡蝶極稱職的。可惜她比你胖一些些。你那張俊俏臉兒。添上兩個酒窩。儘够延長你的美麗的生

命到天長地久了。你看。你個人生命是長存的。順此祝你壽壽無疆。張競生謹具
。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

哭靈飛詩

賀履之

絕世風姿孰與儔。平生義俠亦千秋。美人春色留髮尾。夫婿聲華詔狀頭。燕市竊
棲遲暮感。蘇臺歌舞盛時游。乘槎萬里隨星使。專對能紆廟社憂。

識時無愧女中雄。應變長才象譯通。海外交游傾將帥。酒邊談笑却兵戎。瑤池春
宴波搖綠。瓊島晨妝日映紅。凝碧管絃羣側耳。蒼生託命奏奇功。

三少雞皮兩鬢鴉。自傷身世訴琵琶。章臺柳老難留葉。露井桃殭不見花。南海參
禪頻遇佛。(彩雲言曾遊南海。每於石隙中見金面佛。)東風言駕總無家。(彩
雲所適諸人皆不久即逝。)可憐病榻呻吟候。曙後孤心望亦賒。(彩雲在洪家道
有一女。)

陶然亭畔卜幽栖。金縷衣殘鬼唱低。芳塚爲隣鸚鵡伴。怨墳無主鷓鴣啼。蛾眉斲
冷留冰鏡。鴻爪緣多印雪泥。救國名爲青史重。紀功碑應與雲齊。

挽賽金花聯

藏一老人

拯朝士出水火中。勝他王母行壽。千秋功
罪儀鸞殿。
玩世人於股掌上。尙存碑官載筆。一代興
亡孽海花。

致張次溪書商賽金花墓碑事

楊雲史

次溪仁弟如晤。昨書誦悉。靈飛身後文字。由弟與諸君主持。幸甚幸甚。囑書碑。此人實於北京有功。固樂爲之。題詩亦願爲之。欲觀厥成。多一名區也。惟有數事。須於此時定局。一曰定名稱也。彩雲金花。皆其僞名化姓。不可稱。今既爲存其人。則不當稱洪稱魏。而稱趙靈飛塚。則稱靈飛墓。既雅馴。而存其真面目也。二曰核事實也。此人事迹。全在余眼中。其所排難解紛。保全閨秀名節。確功不可沒。實屬有功社會。至若近年青年文士。不書事實。爲求刊物利市。聳動耳目。至謂其有功國家。信口雌黃矣。且謂李文忠求養緩頰於瓦德西。而今月之實報半月刊。(或是維納絲)東山君至謂文忠屢請不至。乃躬自造訪。又不見。

乃擗去翳從。徒步造膝。眞令人作嘔而髮指。無論文忠豈能跪求娼寮。且文忠自入都後。即未出門一次。庚子之夏。家嚴由文忠奏調議和。余隨侍居賢良寺一年餘。與于晦若。楊蓮府。徐次舟朝夕晤聚。一切深悉。安有絲毫此等影響。此等紀載。執筆者亦求驚世異俗。或貪稿費。而辱國誣賢。一切不顧。至此且不獨辱祖國。且辱及德國。可謂無聊之極。倘聽其以訛傳謬。則他日將誤及史乘。今幸余等尙復生存。豈可令其信口胡說。前歲李氏卽欲與劉半農法律解決。因劉死作罷。嗣欲登報辨白。爲余所阻。余謂暇當訪賽。請賽自白有無。則事實勝于雄辨實多。蹉跎至今。則余之過也。今賽已逝。又何可使賽抱不白于地下。所幸碑文紀載。今由弟主持其間。余聞之甚慰。亟欲與弟相晤。所有寄松岑節略。願先一得廬目。此事旣出諸當事。諸君風義之舉。則須格外謹慎。因關於國家。關於賽

之事跡。若但求溢美。不顧其他。則辱國誣賢，在所不免。不可視諸真娘蘇小與風雅等觀而已也。一有不實。則時移世易。必召反對。轉非愛護賽慕之意也。吾弟以爲何如。再文人至不足恃也。孽海花爲余表兄所撰。二十六年初屬稿時。余曾問賽與瓦帥在柏林私通。兄何得知之。孟樸曰。彼二人實不相識。余困苦于不知其此番在北京相遇之由。又不能虛構。因其在柏林。確有碧眼情人。我故借來張冠李戴。虛構來蹟，則事有線索。文有來龍。且可鋪新數回也。言已大笑。此辛丑之事。余年二十七。曾年三十。余且以北京拳匪材料供給不少。試問文人筆墨爲文章不喜平庸起見。往往虛構出之。賢者不免。而況投稿求食者。豈能顧及流弊。或至辱國誣賢哉。余近患傷。一臥旬餘。未能起床。甚盼弟來一談。病榻不能多書。手問侍祺。雲史泐。八日之夕倚枕疾草。

再與次溪商賽墓碣書

楊雲史

次溪仁弟如晤。前日手書誦悉。余以病又臥兩日。未復歎甚。賽事弟意甚善。撰碑本太過。最好作詩碣。前詩後註。註其事。實即撰碑文也。弟意極對。有暇仍望過我一談。有他言相商。再此團中何人。弟與諸君外。有無他團體。願知之。手頌體祺。雲史倚枕二十一日。

爲賽金花銘墓事致張次溪書

金松岑

次溪兄鑒。兄欲我爲賽金花作碣。我文當自留身分。不能作諛墓語。兄爲賽作年譜。請易名爲繫年錄。而以國內外事經緯。乃有價值。唯賽年來自述多不足憑。如與孟樸如何。完全虛構。其身世初知爲大郎橋巷轎夫之女。後有人確知爲顧家橋（二地去寒舍咫尺）老虎灶擔水夫阿松之女。嫁洪之先。未入平康。其前生爲烟臺妓。弟摩海花中開手已言之。此間尙有人在北京平康中與賽晤者。言之不雅馴。不願筆之。手頌台安。翻白。

文藝摺華二十六年一月起。改組爲衛星。稍摩騰化。兄之賽金花繫年錄。請交衛星月刊登之。張足下之名於南方如可。請先寫幾頁寄來盼復。白石翁命作何

文。均可即撰。翁詩已爲人取去。再寄一本來。翁之篆印。弟未見。請賜拓片若干。俾得文中稱道之。

爲賽金花事與友人書

金松岑

爲賽金花撰墓碣，遠近以此相訊者不少。此事由北京張先生次溪倡首。次溪書來。弟復之曰：作墓碣可也，第我有我之身分，不能爲老妓諛墓。且言賽之身世，晚年所自述者，亦不足信，如云曾孟樸欲昵之，渠不可，乃於孽海花虛構事實是也。賽之父爲顧家橋挑水夫，曰阿松，前傳其父爲大郎橋巷轎夫，亦誤也。賽之前生爲烟台名妓，洪文卿遊幕烟台，眷之。洪欲入都試春官，而無資，妓助之五百金。既貴而棄之，妓縊。閱十七年而洪爲星使。是時爲星使者，其夫人以出國將與洋人握手並席飲，多不往，而納妾攝夫人職，洪納一小家碧玉於蘇，入門則貌固儼然一烟臺之妓也。弟於孽海花開宗，即隱射此事。弟之創爲孽海也，非爲

賽也。作此書之歲，帝俄適以暴力壓中國，留日學生及國內志士，多組對俄同志會，而洪氏前使俄，以重金購俄人所製中俄交界圖。誤將帕米爾之一部分界線劃入俄國，俄人遂據之，爲言官所劾。賽金花是歲方虐雜妓，致死，繫獄。同時繫獄者，有名將蘇元春，名士沈蕙，得名妓而三。賽於八國聯軍入京時，因與瓦德西暱，賴一言而保全地方不少。故以賽爲骨，而作五十年來之政治小說，弟究非小說家，作六回而輟筆。孟樸得弟之同意而續之。賽之淫蕩，余不屑污筆墨。光福有願衡如爲京官，最爲賽歡，一日飲滄浪亭美專，言之使人傾聽。名畫家吳子深連飲數觥，忽發病仆地，座客驚散，衡如不盡其辭。今秋飲海上酒樓，客瑣瑣談賽金花，弟厭之曰：一老嫗耳，何足供談助！一客攬言曰：子非老翁耶？弟曰：不然，名士以老爲貴，妓以色悅人者也，青裙白髮，安足供描寫耶？然賽金花

在駐俄公使館，晨披絳色白狐斗蓬，與洪氏並俯樓窗而語，容光秀發，一隨員方入館，佇立仰視片刻。明日，公使下手諭，某人着給資開缺回國。劉橫平視，一朝得罪。初入平康，傾倒裙屐，其人格不如秦淮八艷，亦女中之怪傑也。弟函中又告以如齊白石翁命作生傳，或生曠誌，皆所樂爲。次溪書來言，知弟之不願爲賽金花諛墓，而樂爲翁作文，感而出涕。然則賽之必恨我九泉也決矣。以閣下相說，不覺書之過長，亦欲并以此言答他人也。唯照不備。天翻頓首，一月七日。

爲賽金花事致張次溪書

符九銘

次溪先生著席。夙承令聞。未接清標。頃閱報章。知先生握編靈飛集。現正繼續徵文。謹貢所知。以供選擇。弟於甲辰歲始入都門。靈飛已於年前遞解回南。欲一見此歷史人物而不可得。戊午居金陵，恒與會夢樸金松岑文酒過從。然關於華海花內容。亦未及詳談也。逾年入都。適老友魏阜甌携眷居楊梅竹斜街。忽一日魏之同邑某君過我。慘然曰阜甌昨夜死矣。詢其狀。則曰阜甌體素健。日來偶患風寒。適有同善社某君過訪。素與人施針治病。賽金花勸魏打針。強而後可。遂取女紅所用之寸許銅針。向脊梁插三下。第一針無影響。第二針忽發寒噤。針口有紫血少許。自是魏遂不能言。夜中即逝。家人方擾攘猜疑。然平心論之。賽實

無惡意。友人詢之西醫。猜爲誤傷延髓所致。然已無如何矣。喪事畢。家人扶輿歸里。議及賽之去留。弟與諸友皆在坐。語賽曰。魏雖清貧。若能偕去者。則生活費用。其家完全擔負。不足。亦由親友任之。否則各不相涉。賽答曰。吾聞金谿僻壤。生事至艱。吾不能堪。吾仍留京。吾仍姓魏。以堅守。答阜甌之情。然生活所需。決不以累魏家也。此後十餘年。不惟魏之家屬遠在金谿。即昔日友朋。亦因政府南遷。風流雲散。賽之貧困。職此之由。魏名斯臭。江西金谿人。光緒甲午舉人。留學日本。民國元年。任江西財政廳長。二年湖口敗後。亡命日本。過滬時。與賽暱。居東時。音問不絕。五年歸國。在滬成婚。七年任國會議員。遂携賽居京。有子早卒。遺孫一。魏沒時。孫尙孩提。其後在北大畢業。才而賢。聞在學時。以節衣縮食之貲。假他人名義。賙賽。賽沒之前。渠剛畢業就事。

○故未能多所供給也。○拉雜書此。○知貽譏大雅。○聊具事實。○以當芻蕘。○幸賜觀覽。
○此請撰安。○弟符鼎升再拜。○七，廿七。

賽金花繫年小錄

燕歸來彙主編

清同治十一年壬申（公元一八七二）一歲

賽氏自述曰「提起舊事。話又長了。我的祖籍是徽州休寧縣。而我却是生於蘇州虎門附近的蕭家巷。那時是同治十一年。起先我們家裏很富有。」

光緒九年癸未（公元一八八三）十二歲

賽氏自述曰「十二歲的時候太平天國鬧亂。家人受着兵災。家道于是而陷於困境。先前我祖父在蘇州一個綽號朱鬍子的富紳。開過當舖。但那時却要設當自當了。我的小名是彩雲。本族姓趙。小的時候最愛吃「狀元飯」。（狀元飯就是「鳳仙菜」和豬油拌飯。鳳仙菜是血紅色的。拌在飯上紅熙熙的。徽州人叫這

個名字。)因爲我愛吃狀元飯的原故。家人都取笑我。戲謂「這丫頭。長大將必嫁紅狀元。」後來果然嫁得狀元了。而且還是(洪諧音)狀元呢。」

光緒十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十三歲

審氏自述曰「我十三歲那年啊。已經長得非常美麗。而且聰明伶俐。很博得父母的歡心。尤其是祖母。祖母是個名門閨秀。在家頂講禮節。姊妹們偶爾放肆點就得捱一頓打。但是祖母却最喜歡我。輕易也不說我一句。我家有個丫頭叫小阿金。年紀比我大一點。父親因爲家境困難。便把她嫁與一個姓金的。姓金的有個姊妹叫雲仙。是個蘇州閨門一帶出名拉皮條的。她看見我生得玲瓏可愛。總想拉我去幹那賣笑生涯。她好撈幾個錢。但是祖母的家規很嚴。輕易也下不得手。那年三月一日蘇州有個神會。提燈演戲。熱鬧得很。雲仙便借機約我

去遊河玩。於是瞞着祖母出去。如今隱約間還可以回憶到當時的情景。倉橋濱的河邊。停着兩三隻明窗畫舫。近旁還有不少「七板子」小船。「七板子」的船夫。很有幾個懷着絕技的。如「打轉」等。「打轉」就是船夫用一枝篙竿。向河心一插。船便拿篙竿爲軸心。不住的在河裏打轉。那是最好玩不過的。所以我喜歡划「七板子」。而雲仙却拉我到畫舫上。那裏有很多漂亮的青年談談笑笑。猜拳飲酒。毫不拘束地。真是有趣。那些青年。對我特別表示親熱。從此便常常出來應酬。後來家裏知道了。起先是打算不許我再出家門一步。但後來又覺得家況日下。祖父的當舖早已賠累不堪。倒不如讓我出去賺幾個錢。我的青樓生涯也就從此開始。我遂改了姓富。取個吉利。原因是怕給家裏出醜。名字仍用彩雲。後來人們都訛作傳。」是年結識了洪狀元。洪先生是個四十九歲的老頭。

我年才十三。洪先生最初見我總是長長短短的詢問我的身世。後來朋友們便對洪先生說。「彩雲這個孩子很不錯。何不爲她納了過來。」但洪先生總自覺得年紀相差太遠。而且他家裏又有一位太太了。我祖母更不願我做偏房。最後經過許多朋友的斡旋。才決定用鳳冠霞帔。綠絨喜轎。娶我做平妻。」

光緒十四年戊子（公元一八八八）十七歲

賽氏自述曰「婚期是在光緒十四年正月。那時我年十七。洪先生已五十了。我正月嫁洪先生。五月洪先生便欽命出使到德國去。我記得那時我是一個花枝樣青春美貌的少婦。披着孔雀毛的圍巾。穿着二十四條飄帶的六幅湘綾裙。每條帶都懸住一個小銀鈴。走起路來銀鈴叮鐺地響得雅緻有趣。而且還要斯斯文文的小步小步走。鈴聲便應着拍節響動。走快了鈴聲便亂。那就失體統了。還有

那雙宮鞋的後跟。鑄成凹形的花樣。裏面藏着布包的粉。在那打掃得一塵不染。在恭候我光臨宏麗的大廳上。步履過處。廳上留下一個一個的鞋底粉花印。真是步步生花。那是多麼華貴啊。歐洲人對於我的服裝和儀態。是向來讚不絕口的。出國的時候。是由天津坐了大海船到上海。由上海再轉火輪去歐洲。那時我身懷有孕。加以風浪的蕩搖。於是乎嘔吐狼藉幾天沒有進食。到了紅海。洪先生看我這般狼狽。便叫廚役做了一盤湯。對我說是「鶩肉湯」吃了可以充饑。還可以止暈船。我便半信半疑喝了半盤。覺得鮮美可口。後來洪先生帶著笑告訴我不是鶩肉而是牛肉。這話不聽猶好。一聽之下。心頭登時作惡。又吐個不亦樂乎。洪先生事後又自悔不該告訴我。因為我是向來不吃牛肉的。到了德國。應酬很多。但是不慣吃西餐。只有吃隨洪先生來的兩個南廚子做的菜。後

來德國的大蛤蜊。龍蝦。等海鮮。也成爲我的嗜好食品了。然而此行因爲舟車勞頓。傷了身體。登岸不久便小產了一胎。那時結識了瓦德西將軍。他和洪先生是常常來往的。故而我們也很熟識。外界傳說我在八國聯軍入京時才識瓦德西。那是不對的。傳說我在德國怎樣浪漫放蕩。天天交際。夜夜跳舞。也是絲毫沒有根據。且洪先生又是個地道的老學究。素來絕對保守中國禮教的。豈能容我這樣放恣。我出國的時候。常日侍隨我的僕人們都很依依不捨。但因遠涉重洋。她們要命也不肯跟我去。最後有兩個自己以爲必定有去無回的敢死小老媽肯去了。但每月的工資要五十兩紋銀。在洪先生的意思。只要有人肯去。幾十兩銀子倒是不在乎。於是便僱定了一同出發。到了德國又僱了四個年紀很輕的德國女僕。她們是晨早來工作。晚上回家睡的。工資是每人每月四十兩中國

銀子。另外聘請了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少女到處陪伴我。晚上出進都由四個洋女僕打住明角宮燈帶路。正如在中國時一樣。中國使館是很講究的。大廳上真是金碧輝煌。有時使館設盛大宴會。人客都到齊了。我也由四個僕人打着宮燈帶路。文靜地出來會見那些齊站起來對我示敬的賓客。對他們一個一個的握手寒暄。完了就退入後堂。我也曾親見過德皇。德后。行禮時是鞠躬。鞠躬後吻手。當時我仍是穿着中國的狀元夫人禮服。在德國宮庭裏也見過德國首相俾斯麥。當他和我握手時當面讚揚我一句「美麗。」他是一個紅面銀鬚。兩目炯炯容貌舉止都很嚴重的一個老人。」

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十九歲

賽氏自述曰「十九歲那年。在德國生了一個女孩。取名叫「德宮」。生後不久我

便陪同洪先生回國。在外洋的四年中。德國以外還到過奧國。荷蘭和俄國。期滿歸國的時候。洪先生帶了一架滑冰車和一隻小渦漩火輪。獻於西太后。太后看見這些新鮮玩藝。覺得開心得很。就把那些東西放在頤和園的昆明湖上。可是歸國以後我的命運非常不好。」

光緒十七年辛卯（公元一八九一）二十歲

賽氏自述曰「在二十歲那年小產了一個雙胞胎。洪先生那時調任兵部左侍郎。因為辦軍火又被人參過一次。幸而慈禧太后平素對他信任。經過洪先生幾次証辯。此事乃寢。」

光緒十九年癸巳（公元一八九三）二十二歲

賽氏自述曰「平澹地過了兩年。不幸洪先生死了。而我猶是一個少艾婦人。洪

先生之死實是我畢生流離之開端。起先洪先生患的是痧症後來又轉成黃病。經過多少名醫診治。終於在八月二十三日。不治而歿。享壽五十五歲。時光緒十九年事也。洪先生死去。慈禧太后及滿朝同僚都深爲悲悼。朝廷賜了好幾萬兩卹金殯式是一品大臣的隆儀。儀式固然隆重。洪先生生前常對我說。「彩雲。我年已邁。恐難與你共偕白首。萬一我不幸離你而去。我一定撥一筆銀子。作你的養老費。」洪先生說完。淚盈於睫。我惟有婉言慰藉。那時洪先生還未病。不期竟成了他的讖語。洪先生無微不至地愛護我。他對我雖無少年夫婦的熱情。但他那憐惜的慈心。真摯的情感。殆或猶勝少年。他死去了。而我受着上天的支配。隨住蹇運的渦漩。不能爲他守節。這是我畢生。爲遺憾的一件事。洪先生病危的時候。還囑咐他的族弟洪鑾。贈五萬兩銀子給我。洪先生的屍骨

未寒。他便借着送我還鄉的名義。竟然吞沒這筆款子。當時既無遺囑可憑。更無官司可打。只得悲悼之餘。添上生活的煩憂。這也是使我後此四十年顛沛流離的一個主因。洪變是永遠可恨的。自洪先生死去。我便回到蘇州。德官才四歲。他們洪家的人強要留下。我那裏捨得。但洪先生死去我便成爲斷線的風箏。一切都非我有了。我惟有忍淚離開德官。」

光緒二十年甲午(公元一八九四)二十三歲

賽氏自述曰「次年正月。洪先生的遺腹子出生了。我方自慶可以留得一點洪先生的骨肉。不期他活了十一個月。便夭亡了。我爲着生活問題。又回到上海。花兩千多銀子。邀了兩個姊妹輩一個叫「月娟」。一個叫「素娟」出名掛牌。設立書寓。我便隱名住在那五樓五底的大房子裏。遇到知交才出來露露面。但後

來知道我的人多了。都勸我也掛起牌來。我覺得衆情難却。而且還怕得罪人。遂改名「曹夢蘭」。定每星期六和禮拜日見客。那時要一瞻狀元夫人的丰采的人真多。我的門前倒真是車水馬龍。應接不暇。」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公元一八九八年）二十七歲

賽氏自述曰「在上海過了五年。後來結識了孫作棠。他是一個珠寶商。他和我很投契。他勸我到天津組班看看光景。我想倒也不錯。便隨他到天津在江岔胡同設立金花班。賽二爺的綽號就開始於此時。原因是在天津結識一個官至戶部尚書的顯宦楊立山。他是正黃旗人。他很捧我。頭一次見面時便留下茶金一千兩。後來三百五百的「纏頭」。亦不稍吝惜。他有個知交盧玉舫。和我相見之下。性情十分相投。強要和我結爲盟兄弟。我是始終拒絕。總是說着。「不敢高

攀」。但經楊尚書的一致贊成。倒使我不好十二分推却。青樓就是這個苦惱。事事不能由你自主。結果是換帖訂盟了。他比我長兩歲。因此人們都稱我爲賽二爺。」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公元一八九九）二十八歲

賽氏自述曰「光緒二十五年。我受了楊立山的慫恿。已把金花班搬到北京李鐵拐斜街。北京之有南街書寓。還是從我開始。」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公元一九〇〇）二十九歲

賽氏自述曰「二十六年五月。義和團起事。我們在亂離中飽嘗艱苦。才逃到天津。當時我所穿的只是一身青緞袄。在天津又逃到通州。由通州又逃回北京。到京不幾日。洋兵便進城了。主上和太后都蒙塵出走。人心惶惶。朝不保夕。

。我伴着老母逃命。當時的恐怖景象我還記得。街上女哭男嚎。尋夫覓子。扶老携幼。真是慘不忍聞。幸而我懂得德國話。而盤查行人的兵士又都是德國人。我才從鋒鏑下山西城逃到南城。聯軍入京的時候。義和團鑒於洋人炮火的利害。以爲必然也是甚麼邪術。便下令收集民間的便桶。婦人的裹腳帶。及其他污穢的東西。掛滿在城上。說是這樣便可以破炮火。懸了一日。果然洋人的槍砲都不「靈」了。京城內槍聲也不聽見一響。義和團便造謠說是洋人的「鬼槍」「鬼砲」。都被污穢的東西破了。城內更謠言四起。實則洋人看見北京城上掛滿了飄揚着的白布帶。又是一個一個圓身的東西。正不知是些甚麼怪物。竟然停火一日。從事去探聽。第二日探聽出圓身的東西原來是馬桶。又好笑又好惱。一道急令下。炮彈發時「靈」將起來了。把義和團打個「佛爺升天」。蜂擁而

進北京城。當時城樓上還坐着一個拳匪首領。雙手合十。閉目打坐。洋兵進來。他一概不理。心裏迷信着「槍火不能近身」的妖術。洋兵看見也錯愕了一陣。怕槍子打去令彈回來把自己打死。真好笑。洋兵也有老鼠一樣胆小的。結果是一羣拈鬮。那個自認爲晦氣的德國兵拈着了。咬住頭皮開槍。槍聲起時。那妖道叫聲「不好」。倒地而死。聯軍進了京城。逢着男人便殺。逢着女人便姦。逢着人家便搶。搶完就放火。弄得滿城都是姦淫殺掠之聲。他們正要以此爲義和團殺死德公使克林德的報復。那時南城兵多極了。他們高興便到你家裏來。拳打腳踢。視人還不如鷄犬。倘若他們一惱。那更其阿彌陀佛了。一刀刺在你的胸前。你便動彈不得。有一天晚上外面來了一羣醉兵。把我們的門打得雷響。似乎還要拆毀大門之勢。我看勢頭不好。自料必死於那可怖的刺刀下了。不

如開門吧。開門或者還有一點生機。於是面無人色地拿着洋燭開門讓他們進來。那羣兵目中無人似的引吭高歌。進來便搗亂。後來我聽他們說的是德國話。便問他們德國幾個名人的近況。又問及瓦德西將軍。當時我是不知道瓦德西是聯軍主帥的。那羣兵聽說我認識瓦德西將軍。登時便歛容行禮。說要回去報告主帥。便走了。第二天早晨。瓦德西果然派了一輛馬車接我到營去。我想去見瓦德西還比較有生路。但好的衣裳一件也沒有了。身上還是那件僕人的青緞祆。就此隨着兩個派來的衛兵往見聯軍主帥。瓦德西與我雖有十年闊別。但我的容態依然不減當年貴爲使節夫人的時候。瓦德西隱約間還認得我。但想不起我是誰。我佯言我是洪欽差的小姨子。見了瓦德西之後。我便把因義和團鬧亂。流離奔命的艱苦細述一遍。他覺得我很可憐。送了一套夾緞縹綉祆給我換上。

又拿一個箱子。盛了一千塊錢現洋。說是送給我的。當下便留我在營裏吃午飯。閒談了半日。直至薄暮我才辭去。瓦德西待人很和藹。臨行時送我出營門。還說很歡喜我今天到他營裏。又很恭謙地約我明日再來。我曾受過他的恩惠。兼之在這人心皇皇的北京城。週圍充滿了屠殺的空氣。有他來庇護我。豈不安穩了嗎。當時我不假思索便應允了他的約會。同時還再四致謝他給我的衣裳和銀子。我便踏上馬車出軍營了。車行了不遠。我從馬車的後窗回望。瓦德西還立在營門。惘然若有所思。第二天我乘了瓦德西將軍的馬車。來到他的軍營。那時各國的軍營分紮在各處。瓦德西是在砲台營。地點在琉璃廠。後來才在打磨廠設立衙門。瓦德西身材雄偉。兩目炯炯。穿着紅絲繩滾邊的戎服。他見着我來較第一日猶為謙恭。因為要託我代辦軍糧。我說。「糧台大事是男子漢的

職務。我是一個弱小的女子。怎麼會辦呢。」他說我人很機靈。而且熟識北京情形。他們人地生疏。言語各異。似乎是我沒有別人可以購辦的了。其實北京城有的是買賣老手。但他們因為義和團殺死了克林德公使。便把中國人痛恨入骨。恨不能把全中國的人殺個乾淨。猶其是慈禧太后他們把太后似乎是認為萬惡之首的兇犯。我應允了辦糧之後。瓦德西和營裏的軍官們都高興得了不得。當時倒了幾大玻璃盅的麥酒。大家祝賀好運。那些捲毛兵也實在餓得半死了。從歐洲帶來的糧食。船上已吃個七八。再到了北京。真是一袋麥粉也沒有了。他們搶劫到人家裏。倘若尋着兩個雞蛋。那是比拾着黃金還要開心。他們不知怎麼那麼喜歡吃雞蛋。中國人聽見洋兵打入北京。誰家店舖還敢開門。開門豈不是放賑給那羣捲毛餓兵。我由幾個衛兵陪着騎馬跑到前門一帶。一看舖家

都不開門。真是一籌莫展。只得逐家店戶打門。但那些店戶即使有人。也不敢承辦這個買賣。洋人以為中國人都是胡亂殺人的義和團匪。中國人又以為洋人都只是會劫掠的兇兵。在這種衝突的觀念下。無怪人們是不敢應辦的。後來我對他們說。「洋人是最公道不過的。不扣錢不欠錢。軍糧有賽二爺作主。你們儘管承辦。」我當時在北京頗有點名氣。人們聽說賽二爺出面。才敢應承。當時我派定了十個糧食店的掌櫃。運糧到兵營裏。自以為一定成功了。不料這十個人糧車行到街上。給各國那些餓鬼投胎的兵士看見。一呼「搶為上策」的口號。便歡天喜地的把糧車推到他們營裏。這一來倒弄得我為難了。只得回到軍營報告給瓦德西。瓦德西便下令頒發了十面德國旗。令各店家插在糧車上。然後德國兵的肚子。才有了救星。後來各國的軍糧也由瓦德西介紹。都歸我辦理。

。當然他們對於我很表示敬意和尊敬。我之所以能爲北京萬民建立一點兒功。把他們從屠殺中拯救出來。就是爲此。他們軍糧之外。還要很多貨物。還要女人。女人要漂亮。又要沒有毒的。我又替他們找了二十幾個良家婦女。每人一宵的代價是銀子三十。良家婦女誰會願意去陪伴那些怕人的洋兵呢。但是北京城裏。燒的燒完。殺的殺盡。民生已塗炭到極。有這樣好的代價自然有人爲着生計問題。自願和洋兵薦枕蓆。這樣聯軍的食色問題我都替他們解決了。故宮的牡丹原是很名貴的。但當春盛的時候。花猶未盡放。便被那些兵士們折了下來。獻贈給他們那遍地皆然的女人們了。養心殿前的名種如。「姚黃」。「芝紅」。「冰罩紅玉」。「銀水金鱗」。「狀元紅」。「紫籠網」。「一品朱衣」。「嬌容三變」。「藉絲魁」。「丹爐焰」……等等。都只留得一地的殘瓣。他們即使不拿

來贈相好。閒住也折來剝花瓣玩。以花瓣的數目來算定他本日的命運。可憐的名花。我見了真是傷心。」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元一九〇一）三十歲

賽氏自述曰「聯軍在京二年餘。這個時期中。我常常到瓦德西的衙門。砲台營。仍然在琉璃廠。衙門已經在打磨廠設立了。我那時的寓所是沒有一定的。因爲那些闊人們都要託庇於我。誰都請我到他們家裏居住。有時而子難却。我也只得週旋週旋他們。我無論到那裏。憲兵們必定在門口把守着的。好像是怕我逃了去。我母親更幾乎成爲質押品了。軍中必定有幾個憲兵看守住她的。賽二爺的名字在北京城裏是無人不曉的了。那些王孫公子們此時已失去勢力。於是都來奉承我。他們是無非爲着自己的利益。一則有甚麼事情發生時。認得賽二

爺總是佔點便宜的。兼之我又是個愛攬閒事的人。對於朋友們總是願意幫人忙的。於是我無論住在那裏。都變成了門庭如市的景狀。王爺們是最愛玩走馬的。他們講究一匹馬走的時候要鞍子平穩。還要馬尾垂直不散。嗚！講究極了。他們送了四匹名馬給我。一匹是「菊花青」那馬的全身是青色而帶一個一個的白梅花點。胸肥眼大。俊美極了。一匹是「滾地雷」。蹄子肘子都長得一等的好模樣。一匹是「烟薰海驢」。全身是淡黃色的。屁股上如烟薰過一樣的幾片黑色。黑鬚黑尾。倘若你在一羣馬中要找「烟薰海驢」。那是最容易不過的。只要你略略一看。牠便令把你的視線吸着。還有一匹小高麗馬是我最喜歡的了。牠的高度只二尺許。全身銀褐色的毛。光亮得如一幅緞子。蒙古馬販子稱之曰。「耗子馬」蓋頸上的鬃毛中間是黑。兩旁是白。鬃上一線黑線。一直通到馬尾。尾

也是黑色的。是內務府大臣宗二爺贈給我的。這匹馬性子很兇。剛到我手裏時。我僱了兩個馬夫侍候牠。起先是連摸也不讓摸。後來漸漸的對慣了才能够給牠刷刷毛。摘摘尾（即把尾毛修得整齊）。洗洗蹄子。換起掌來（換馬鐵蹄）仍是費勁的。十幾個人把牠拴在木椿子上。用布圍住牠的肚子。把牠吊個四蹄離地。叫牠動彈不得。這還不够。還要把牠的四隻蹄子分綁在四條椿木上。然後你才可以動手。養得較為馴熟的時候。我便把牠伴住大馬套車。但那可勝的高麗馬。只要一開蹄便不肯落在人後。牠不管費多大勁也要跑到你前頭。蒙古人稱之爲英雄馬。我是不敢騎牠的。我自己騎的有一匹「鐵皮青」馬。很馴善。你只要給牠一條紅蘿菔。牠還會點點頭。把臉貼在你臉前。和你溫全一陣。自從給德國軍官們騎過幾次。就走得不好了。毛病是走得不耐煩的便顛將起來。

。把人顛得坐不住鞍。我的鞍子也是極其講究的。金銀的魚鱗。一輪一輪的照在太陽下。暹露出榮華之色。即使是皇上也不過如是。我還有一付圓金鏡。隨時把脚尖一插。一定可以插到鏡裏的。和普通的不同。我還有兩塊犀牛皮的裹肚毡。這塊皮子看上並不美觀。起先我還不樂意。後來他們告訴我犀牛皮有一樣好處。就是裹在馬身上。一切蠅子和蚊虫都不能近馬身。我才知道這是件寶貝。如今這些東西恐怕是不可得睹的了。我還有一匹叫「墨裏藏針」的騾子。高興時也會騎牠出外玩。但還是騎馬的時候多。我常常騎的是一匹馴善的鐵皮青色馬。那匹馬生得一對俊眼。又圓又大。兩耳和春筍一樣。又短又尖。胸闊臀平。肚下還長着倒豎的毛。據說肚上長逆生的毛是千里馬。但我倒不一定要牠跑得快。有一次我騎了牠到王長林家裏去。你知道王長林他是孫少棠孫三爺

的朋友。那時他還未大紅。後來他也到過這裏唱戲。他唱小丑。拿手戲是「開樵」。西太后却最喜歡看他的「小放牛」。庚子事變後。他窮困到不得了。全是我維持他的。他這人心眼最慈祥不過。又善於逗人樂。他只要輕輕的一兩個字便會使你笑痛了肚子。然而他自己是不笑的。有一天我到他家裏去看看他的景況怎樣。要是維持不住還得替他想法子。我在長林家的西廂小屋裏。閒談了半日。說說笑笑。很有意思。直到薄暮。天色已晦。又值初旬。從窗櫺的「爬山虎」叢中。只看見天空中斜掛住玉鉤一樣的蛾眉月。大地已是幽寂無光了。我要走。長林和他的媳婦都留我在他家吃晚飯。我因為家裏有點兒事。一定要走。長林和我是熟朋友。於是也不強留。便命我的馬夫回家拿燈籠。其實我家離長林家並不遠。但馬夫却去了半天還不回來。我看看時光已經不早。路途又是很熟

識的。我便堅要獨自回去。長林的媳婦叫我等馬夫拿燈籠來再走。我說是不耐煩再等那羅什子的馬夫了。長林說。「那麼。我送您回去吧。」倘若我帶了兩匹馬來。那一定讓他送我。沿路在月色下並轡而行。倒是多一個伴。我騎馬。他步行。我却覺得於心不安。因而堅不讓他送。獨自騎馬。緩步前行。不想便遇了危險的事。那天有個拜客的。借了我兩匹馬。這時已由我的兩個馬夫騎到了長林家。我自己的馬夫「二張」也回來了。我便立刻要走。「二張」提着一個「聯軍水司營」的燈籠要遞給我。我說。「我沒有燈不要緊。誰不認識賽二爺。你提住吧。」長林的兒子便搶住說。「二叔。您等一等。我去買個燈籠給您。」我正要叫他不必去買的時候。那小孩已經一溜烟跑了。於是我又在長林家等了一回兒。等了好一回兒。長林的孩子才回來。把燈籠繫在我的馬韉上。我們

便出發回家。二張掌住「聯軍水司營」的燈籠。我便一馬當先領頭就走。長林住在陝西巷我住在琉璃廠後東北院。相離很近。剛出了陝西巷口。後面忽然來了一輛驚車。據說是一匹新驢子。白晝已經套過幾次排車。都很馴熟。晚上因為車上掛燈。驢子沒有見過。一時眼岔。便拖車而跑。我騎的是「鐵皮青」。平素雖然穩定。但究竟是經過戰陣的。忽然聽得隆隆如砲的車聲。登時如臨大敵，兩耳一豎。咬着鐵嚼子低頭便跑。跑。跑。一直跑到韓家潭口。那裏有很多斜撐住舊房的杉木。馬就在底下經過。我想碰了我的腿豈不糟糕。於是先把腳蹬摔丟，兩手執着馬鬃。又跑了一陣。快要跑出胡同口了。我想八大胡同一帶都是我的熟人。倘若跑到別處。摔死也沒有人救，不如就在這裏跳下來吧。主意打定。從旁邊跳了下來。那知道身子一傾，後腦碰在一家大門前的石階上。

。登時暈了過去。後腦碰傷了一大塊。鮮血染在我的「巴圖魯」坎肩上。那時八大胡同裏都是姊妹輩。當即有人發覺我倒在石階上仔細一看。呀。這不是賽二爺嗎。一聲呼喚。大家都出來把我扶起。將我的頭部放在石板上。又拿手絹給我裏紮好。當時長林知道了。立刻趕來。把我抬到他家。到了長林家我便清醒過來。一看滿身都是殷紅的鮮血。那時我是好男人打扮的。穿着雪青洋縐裏的青緞夾袍。袍面素青色。袍裏繡着雙鯉吉慶花樣。袍外套住一件藍底織銀絲花的二寸半闊四釐滾一字襟「巴圖魯」坎肩。坎肩的銀絲織花是一束麥穗。上面繞飛住兩隻蝴蝶。腰間繫着一條白縐紗帶。足登粉底快靴。後來人們告訴我。那輛驚車。緊緊在後相隨。我跳了下來後。驢車將近軋到我身前時。驢子忽然前失（即是失前蹄跪下）。大家才一擁而上把驢子按住。墮馬是那天晚上自長林

家出來的事。第二天清早瓦德西便帶了一個大夫來，那個大夫是德皇的御醫。很有本領。他把我的頭髮剪去一部份。把傷口洗滌消毒，然後用絹布包裹起來。我在長林家住了一個多月。然後才回至東北院的。一共躺床六十幾日才痊癒。當和議的時候瓦德西經我幾度解釋。倒似乎已明瞭中國的內情。但克林德公使夫人態度却是強硬得很。她提出很多苛厲的條件要西太后償命。又要皇上道歉賠罪。那些都是辦不到的。我看如此情形。勢必造成殞局。便自告奮勇。託瓦德西介紹。去勸說克林德夫人。克林德夫人年紀已五十多歲。穿着一身黑衣服。黑裙的喪服。態度很和藹。而有禮貌。但當談到殺死克林德公使時。她却辭嚴色厲。似乎很堅決表示。不依她的苛厲條件是誓死不饒的。我向她勸解說。「中德兩國邦交是素來和睦的。朝廷上對於克林德公使也是極尊重的，這次事

變實起自無知忘行的義和團。如今人死已不能復生。夫人倘若能讓步。中德之間。還可以恢復邦交。」克林德夫人的態度雖然稍爲緩和。但她仍以爲未足以雪殺夫之恨。她說：「話雖如此說。但我丈夫平素和中國感情很好。我却不能由他平白地給中國人殺死。我一定要報讐。」我說。「夫人所指的讐人不是那些無知妄行的拳匪嗎。現在拳匪眼見闖下了禍早就跑的跑了。殺的殺了。我國的王公大臣。地方有司。賜死的賜死了。問斬的問斬了。還有甚麼讐沒有報呢。夫人。你在中國多年。一定可以知道中國表揚忠孝節義的辦法。最光榮是立牌坊。猶如你們貴國在大城裏鑄立銅像或樹立碑銘一樣。同是紀念一個人建績的表示。如今我國爲克林德公使建立一座大牌坊。用皇上的名義刻上碑文。樹立在克林德公使遇害的地方。以紀念克林德公使。這樣。公使的生平。遠使萬

里。受命締結邦交的偉績。和拳匪起事。遇害情形。便可以同碑銘永傳不朽。這無異是當今皇上與公使賠罪了。」克公使夫人聽到我提起公使遇害的事。不由得淚盈於睫。心頭一軟。大概細想過於奢求。也是無益。便低頭悲咽了許久。終於微微點頭。答應了和議。和議因此便打開了殭局。妥協的第一條就是爲克林德公使建立牌坊。這牌坊樹立在東單牌樓。克林德公使罹難的地方。牌坊建成時還開過一個追悼克林德公使的紀念大會。開會情形。非常熱鬧。有段祺瑞的演說。會後還攝影以留紀念。我和牌坊有相當關係。故也被請參加。事情平靖後。太后皇上都回到京中。西太后問朝裏大臣。知道了聯軍屠殺京民及和議之中。有個賽金花。故也曾宣我入宮一次。但文武官員極多。也沒有說甚麼話。後來魏(斯炅)先生的親戚告訴我光緒皇上曾親筆寫了一篇文章議論我的。但我

自己却未見過。我當時也實在沒有關心來理會這個。

靈飛一生事蹟。惟庚子一節可傳。三十而後。開始度其飄泊生活。了無可書。亦不忍書。潘氏所謂實欲絕世倩影。永留心曲中。余是錄斷自庚子。亦此意也。編者記。

賽金花榮哀瑣記

賽金花逝世於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消息傳出。南北各報爭相刊載。北
京市民。復爲成立「靈飛治喪處」於宣南黑密廠三聖庵中。辦理善後。報館訪員逐
日往採新聞。所刊皆翔實可信。茲特彙錄。以爲他日史實。

靈飛治喪處徵信錄

魏超靈飛喪葬費收支數目已由經手會計者核算清楚謹詳列于次敬請

鑒察

計開

收 入

(一) 收潘燕生先生捐洋一百元

該款逕送貴壽槐廠還棺材價未入治喪處之賬

(二) 收實報館代捐洋四百元

(三) 收李鹿君先生洋一百元

(四) 收王秀山先生洋十一元

(五) 收田桂舫先生洋四元

(六) 收張次溪先生洋二元

(七) 收侯太太洋二元

(八) 收馬一民先生洋二元

(九) 收孫華生先生洋二元

(一〇) 收樊鶴九先生洋二元

(一一) 收王青芳先生洋二元

(一二) 收王玉樹先生洋一元

以上除潘先生運送桅廠一百元外共收入洋五百二十八元

支 出

- | | |
|-----|-----------------|
| (一) | 支蘋果供洋一元 |
| (二) | 支糕點費三元五角六分(迎賓) |
| (三) | 支香蠟燒紙等四項洋四元二角 |
| (四) | 支辦理一切事務車錢一元三角七分 |
| (五) | 支紙煙洋蠟洋火等一元五角四分 |
| (六) | 支饅頭燈籠等四角 |
| (七) | 支桿上及雜費二元五角一分 |
| (八) | 支德隆桌凳賃費二元 |
| (九) | 支茶房(五工)工酒錢六元 |

- | | |
|------|----------------------|
| (一〇) | 支冥衣樓庫等十八元 |
| (一一) | 支僧經(焰口經各二壇送殯一壇)洋五十二元 |
| (一二) | 支送堪輿張先生洋四元 |
| (一三) | 支念經交湯皂洋九角 |
| (一四) | 支接三開吊出殯切面燒餅等七元二角 |
| (一五) | 支供菜(二桌)三元五角八分 |
| (一六) | 支孝衣賃費洋五角 |
| (一七) | 支禮簿收據紙張圖記九角七分 |
| (一八) | 支放像片鏡框洋十二元 |
| (一九) | 支主厠一座洋七角 |

- | | |
|------|--------------------|
| (二〇) | 支幃鈎紅綢盆罐等一元八角 |
| (二一) | 支舖辦及陶然亭茶水二元 |
| (二二) | 支汽燈兩晚洋一元六角 |
| (二三) | 支馬車(三輛)三元五角 |
| (二四) | 支煤炭三元四角四分 |
| (二五) | 支茶桌賞錢五角二分 |
| (二六) | 支喇嘛經二壇(原單五十六元)給四十元 |
| (二七) | 支杠房(原單一百二十元)給一百十元 |
| (二八) | 支漆材(原單九十九元四角五)給九十元 |
| (二九) | 支移靈等八項十三元二角 |

(三〇) 支三聖菴停靈二十元

(三一) 支江蘇義園賽母停靈費(欠七十餘元)給十元

(三二) 支修墳(原單一百七十餘)給一百二十元

(三三) 支出堂照像洋五元

以上三十三宗共用洋五百四十三元四角九分

接三，開吊，出殯，所用茶葉山城隍廟借樂隊一堂朋友送

以上兩項未出支款

總計上列收支數目除付懸欠十五元四角九分

實報代募捐款共七百三十四元七角除喪葬費提用四百元外下餘三百三十四元七角

由實報逕交賽僕顧媽領訖

魏趙靈飛治喪處謹啓

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北京世界晚報賽氏逝世消息曰「一代名花魏趙靈飛（即賽金花），日前在京患病，曾一度病篤，旋又見好轉，一般人均料趙不日即可告愈矣，詎近日忽又轉重，上月底曾延名醫汪逢春醫治，汪撫脈良久，頻作嘆息，謂魏身弱已達極點，比視舌苔，竟發現已有裂痕，乃爲之開方一劑，計算藥品，約需洋七八元，魏本一貧如洗，乃由汪簽字赴藥房代購，服下後稍見愈，但愈後不久又轉危，經延各醫，均謂過於瘦弱，且多年憂慮，已不易治療，雖均開有方案，但毫未見效。昨晚十二時，隨魏傭工二十五年之顧蔣氏，突見魏神志昏迷，急爲之燒烟，魏勉強吸三數口，畧見清醒，顧弟蔣全方，侍魏亦十一年，乃出門爲魏代購泗安蘇糖一包，自來紅五塊，魏已旬餘未進飲食，比購糖至，魏擇一塊安然服下，已不似前之食不能下咽，是時魏面色仍紅潤，絕無病人之態，至今晨一時

許，魏口中喃喃不已，目光發直，時作嚶語，不能聽清，延至二時，魏向願將氏頻謂：我要上萬安公墓去了，教主來了，阿彌陀佛來了，觀音菩薩來了，唉，洪老爺也來了，叫我同他一同去，啊，他們都迎接我來了……願將氏見神情不佳，急拍其肩，魏神志稍清，乃嘆謂願將氏曰：叫全方過來，全方及願將氏已二十餘日未能安眠，聞喚，急前趨，魏乃嘆曰：我一世富綽，實不料今日終於此破屋中，始初尙料老年將享清福，現結果如此，實料所不及。惟我死實不足悲，因人終久必有一死，即活至八旬以至百齡，亦須去世，故我對死毫無傷心，所不能忘情者，汝二人由籍隨我北來迄今多年，同受艱辛，我實望一旦稍得志，厚報汝等，今乃遽爾死去，遺汝二人再飽受無量之艱難，我心實不安等語。願將氏等尙欲上前婉慰，魏已含目，不作一語，撫之，則已氣絕矣！是時約二時半，（屋中無

鐘），至此具有光榮歷史之喪金花，遂與世長辭。記者今晨赴居仁里十六號魏宅探視，至則顧蔣蔣啾痛哭，口中且謂：太太怎麼死了！我們太太是英雄好漢哪！悲痛備至，聞之令人酸鼻，而魏則仍臥舊榻上，覆以舊被，詢之棺木尚無着落，亦云慘矣。魏有女友侯太太，是時爲魏搯錫泊，奎方則正搽飯，屋中充滿慘淡空氣，除顧蔣氏之痛哭外，別無他聲。據奎方對記者談：余隨太太十一年，太太對余頗爲寵愛，常謂：汝性喜食，他日我將以千元付汝，儲銀行中，坐用利息，以享好食，今竟天喪太太，實出人意料之外云云，言訖，不勝歎息。又據顧蔣氏謂：太太上次病重時，嘗謂：我一生僅有一言，差堪自慰，即老爺，及老爺之族人，並社會人仕，我尙均能可說對得起。記者詢以後事，據二人謂：現家徒四壁，經濟困苦萬狀，一切均尙無辦法。惟太太生時，曾謂老太太係葬於北平，以伊之

意，似擬於將來稍爲寬裕時，將老太太靈運回原籍，現因太太之棺木尙無着落，故太太之志，亦難辦到，僅靜候社會人仕，及太太生前友好等鼎力幫忙，俾早日將其安葬云云。又魏逝世後，今日上午，其友好知者尙少，蔣廷梓聞訊，已差人送奠洋四元，並開京市藝術界，並魏之友好等，將爲魏發起募集喪費，以期辦理一切。「義僕可風」顧蔣氏與蔣全方隨魏二十載，年來茹苦含辛，魏情況雖極不佳，而二人仍一心忠侍，不稍懈怠，二人離籍北來所帶之零錢，均交與魏用，數年來，二人未索一文，即各人所着之破衣，亦均非魏所購，統計貼魏數百元，二人迄今晨逝世，撫屍痛哭，尙欲電知顧子來京盡披麻帶孝之禮，惟因經濟關係，不能辦到，二人，咸願帶孝，爲魏辦理一切後事，亦可謂義僕矣。「她的過去」賽金花本姓趙，生長在姑蘇，她原籍是徽州，家中以當業爲生，十二歲時因長毛

匪亂，全家離散，她到蘇州找她祖母，在蘇州落戶，十三歲時候，因為窮困，她祖母沒有辦法，於是把她送到蘇州花船上當妓女，這時她認識了洪鈞狀元，一見傾心，來往甚密，後來洪狀元丁憂，住在蘇州城內張家巷，當叫她去，這時她名彩雲，過一年十四歲時，洪鈞整五十歲，娶她做姨太太，第二年四月，鈞服滿，到北京被任爲俄奧德荷四國欽差大臣，把她也帶到德國與俾士麥宰相等顯貴都認識，即時並且生了一個女孩，因爲在德國，起名叫德官，洪狀元由歐洲返國後，就留京任兵部左侍郎職，在東城史家胡同買了一所房子居住，後來洪狀元在五十五歲那年病故，賽金花因種種的關係，也就離開了洪家，她的女孩子德官留在洪家，到了十九歲那年也因病去世，她離開了洪家後，到了上海，又生一個遺腹子，但只活了十一個月，後來她用二千元在上海包了兩個妓女，一個叫月娟，一個

叫素娟，她自己不出名，但是有熟客人去了，她也招待，那時她的名字叫「趙夢蘭」。到了光緒二十四年夏天，她又到天津住，組織了「金花班」，第二年到北京，住李鐵拐斜街鴻陞店，從此就無人不知道「賽金花」了。「賽二爺」的名字也就是這時候起的，再過一年的春天，北京發生義和團的事變，她到通州去避難，過了一些時候，北京平靜一點，她又回到北京城內，那時北京街上差不多都是外國兵，那時，有一個德國兵到她家騷擾，可是她能用德國語和德兵說話，德兵覺得很奇怪，後來，賽金花問德元帥瓦德西的近況如何，那德兵趕回去告訴他們的元帥，第二天瓦德西就來接她，其實，她和瓦德西在德國實際並不認識，見面時瓦問她去過德國沒有，她說和洪欽差一塊去過，她說洪欽差是她的姐夫，瓦德西聽了很歡喜，後來她和瓦德西就常常的在一塊了，當時外國的軍隊在北京是非常的

橫行，她看見了中國人受了外國兵欺侮的事情，她就同德元帥瓦德西去說，當時就可排解了，所以那時候的人，非常的感激她。庚子變亂以後，她在北京又買了一個妓女叫做「鳳鈴」的，後來鳳鈴因事服毒死去，賽金花涉嫌，被刑部判處解回原籍，在蘇不久，就到上海去，在光緒末年在上海又從事了舊業，在民國二年認識國會議員魏斯吳，民國六年同到北京，民國七年，又回到上海，當年六月在上海與魏結婚，一同又到北京來，民國十一年春天，賽金花的母親病故，五月間魏也病逝，於是她同女僕顧媽，搬到北京的居仁里居住，在最近的幾年來，她家境更是貧困，並且老病纏綿，在今日上午二時半終於逝世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北京世界日報紀賽氏逝世消息曰「在很久以前，我們就聽到一代名花「賽金花」臥病的消息，她的病是肺癆，又加上爛舌頭，便血，

使她的身體，愈無恢復健康的希望。在最近的半個多月，她一點東西都嚥不下，就是連白開水也喝不下去，她的生命所以能够延長到昨天早晨時，完全是靠着幾口鴉片煙，來提起她的精神。所以，在她病的時候，雖然半月多一點東西都不能吃，然而她的精神，是很好的，對人說話，清楚極了，她時時刻刻都是惦記着她身後的事。在她的言語中，更時常流露出她是怕死的，她每每與人談到了死，就會流淚，然而，這位一代名花，終於在昨晨兩點鐘的時候，昏昏沉沉的長眠在破爛不堪的鐵床上了。記者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就趕到居仁里，這個小胡同裏，一排一排的整齊得很，但是破壞不堪了，由南往北一直到頭，路東的就是十六號了。外面寂靜，一點雜亂的聲音也沒有，好像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似的。兩扇木板門，輕輕推開，走進院內，院子裏，只有五六隻貓狗跳躍着。因為狗叫，在北屋最

東邊一個門內，走出一位老太婆，這就是賽金花僱用已經二十五年的女僕顧蔣氏，她眼睛裏含着淚，把記者讓進屋去，小小的北屋，只有兩間，東半間放着桌子等物，西半間一個鐵床上，有若干年沒有洗滌的紗帳，把賽金花的屍體籠罩着，她頭向着東，躺在那裏，蓋着被子，連臉上也蓋着。記者給她拍照的時候，把被子輕輕掀起，賽金花死後的遺容，這才瞻仰着。她死後和生前的容貌，除了蒼白些，沒有什麼改變，屋裏光線黑暗的很，使這種情景，越發的黯淡淒慘起來，床上除掉她的屍體和幾條被褥以外，床頭旁邊亂七八糟的東西，什麼都有，烟燈，烟盒，手巾，破舊的衣服把她葬在當中。床前一條長長的板凳，和靠東牆的小桌也堆積滿了盆碗一類的東西，這些東西，看來都有幾十年的歷史，靠門的八仙桌上，滿堆了金銀紙箔，女僕顧蔣氏和幾位太太，在那裏一面折疊，一面嘆息，女

僕不斷的嘮叨，她眼睛不時掉下眼淚來。進來的人，都站立着對了死去的賽金花，回想過去的一切。因為她生前最信仰神佛，所以供奉佛的設備也特別的齊全，屋子裏自然香爐一類的東西都有，就是不滿幾丈見方的院子，也設一個八仙桌，上面高高的一對燧肝，香爐茶碗，筷子，把這桌子佈置得滿滿的，一點空隙也沒有。東頭的葡萄架，用黃土埋着，猛一看來好像一座墳墓，總之，賽金花住房的全部，甚至於一個牆角，都顯得陰暗淒涼，這名聞一代的賽金花，就歸宿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令人怎能不生「今昔之感」據她的女僕顧蔣氏對記者說，太太（指賽金花）平日對待人，非常的和藹，且不記人的錯誤，就是她的女朋友侯太太，以前並不認識，以後聽她對人如此，所以慕名而來，在以前雙方都稱為太太，以後越來越親近，就以姊妹相稱了。她不但對別人如此，就是對我們僕人，如同家屬

一樣，我自原籍跟她來到這裏，已經二十五年，從未離開左右，她近來因為境遇不好，將我及我弟弟的積蓄都已用完。她的境況雖然如此，可是我們並無離開她的心，都誠心誠意的來伺候她。她日常最愛惜貓狗，每天吃飯的時候，總是在一起，在她臨死前兩天，被人偷去一條狗，她心裏非常的痛惜，並且病一天較一天沉，可是在精神方面，並未顯露出，還是和好人一樣。她的病，以前就有幾個大夫來看，但是都不見效，在最近十幾天，已經是滴水未進，每天就是吃點藕粉，但是隨吃隨吐。後來經侯太太介紹汪逢春大夫來醫治，汪大夫平素也知道她，並且是同鄉，就慨然的應允，不但車馬費不要，就是藥品，也是由汪大夫代買。自從吃他的藥以後，精神方面，比較清爽得多，但是她的病太重，醫藥是不能治的了，所以吃下去，過四五個鐘頭，還是照舊並且不時的下瀉，她自己也知道是好

不了的，所以她天天希望，在她死以後，求各界替她買一口千元的楠木棺材。她因爲平日信佛甚篤，在她臨死以前還說：「阿彌陀佛來了，觀音菩薩也來了，教皇也來了，洪老爺也來了，他們都迎接我，讓我走，聖旨也下來催我」。我們看她這情形不好就給燒了三口鴉片煙，她又吃了一塊酥糖，一塊「自來紅月餅」，以後她又對我們說，「實在對不起你們，希望以後如有寬裕時候還給你弟弟一千元，想不到現在到了這種結果，我以先情形如何，到臨死的時候，還是兩間破屋子，真令人傷心」。她說到這裏，以後話說就不清楚了，一直到兩點鐘她就噤了氣，賽氏死後，由僕人蔣乾方通知各方。當時聞訊而來者，有賽氏同鄉周少舫，表妹易太太，女友侯太太，鄰居王竹岩，李青山，大家議論如何購買棺木，如何籌備善後，有提議向前商會會長孫晉聊請求資助，當派代表前往懇求，孫以賽氏

在清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入城時，曾出力保全市民，當即應允，並允出面代爲主持向各方募捐。各親友得孫應允後，但以款額無多，就改購杉木棺材一具，價值百餘元。這時已經下午八時半了，門外杠夫敲着「響尺」的聲音，漸漸的近了，這就是給人們一種暗示，告訴人們棺材是已經來了，女僕顧媽這時候知道不久的功夫，將要連她主人的屍首都看不見的，所以更十分傷心的哭泣起來。正在這時，十三個杠夫，抬着棺材，亂轟轟的都走進這個小院子裏來就放在院的中間，棺材裏面石灰包都已墊滿了，一個杠房管事人拿着一個大包袱，先走進屋裏來。這包袱裏，完全是賽金花的壽衣，一件藍綢面粉紅綢裏的大棉袍，一套藍色小紡綢面粉紅布裏的棉襖棉褲，兩床被褥，一床粉紅色的棉被，一床陀羅黃經被，另外還有一套白布小褂褲一雙布襪子，一雙淡綠色紅蓮花的花絲葛鞋，還有一頂藍

色紅蓮花的觀音兜（即帽子）及一個紅蓮花枕頭，棺材及壽衣都是東珠市口貴壽杠房的，一件一件的讓顧蔣氏姐弟二人看了一遍，由顧媽用手巾，將賽金花全身擦了一擦就由杠房的人，給穿上壽衣，穿好了壽衣之後，僅能看見黃經被遮蓋她整個的屍體了，顧媽和賽金花好友侯太太，侯小姐都放聲痛哭起來。在晚上整九點鐘的時候，四位吹鼓手奏着悲哀的調子，賽金花的屍體，就被這種調子及許多人的痛哭聲，送進了棺材中，這算是正式入殮了。不過棺材還沒有上棺，爲的是等着她的親族人（六十六歲的弟婦），來看她的遺容呢。入殮之後，棺材也隨着吹鼓手的調子被抬出門口，一步一步的山許多人送到黑密廠三聖菴，並定明日（六日）接三，由龍泉寺和尚代爲念經超度，至於葬埋地點，亦經孫晉卿與各關係方面商妥，在城南陶然亭香塚及鸚鵡塚旁邊，以留待後世之憑弔。關於賽金花的

年歲，在以前不久的時候，從她自己口中說出還是六十二歲呢，再由種種方面看來，也都證明她是六十二歲。但是在她臨死時，她方告訴了顧媽說：「人家要問歲數，你告訴人家，我今年已經六十五歲了，是屬猴的，我從小長大，一直是瞞着三歲呢」。她一直到死，才說出她是瞞着三歲，由此可知她從前在年輕時候是怎樣的怕老了。又名畫家李勣公（苦禪）侯子步，王青芳，因為賽金花，在近年來環境很不好，並且在這時候，又病的這樣，所以發起，將近來的作品，共六十多幅，自今日（五日）起，在中山公園春明館，舉行展覽，將所售出的款，全數給她作為生活之用。昨天忽然聽到她死的消息，一般人都替她嘆惜，所以明天的畫展，仍然舉行，將所售的作品，給她作為後事的開銷。」

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天津大公報曰「墊居故都之名妓賽金花（即魏趙靈飛），於昨

晨二時半逝世，京中各界人士聞訊，莫不惋惜，因賽氏雖爲妓女，但庚子變亂時，向德元帥瓦德西，請制止外兵騷亂民宅，有功地方也，茲誌病逝經過，善後問題，及一生略歷如次，

賽金花原名趙靈飛，江蘇人，現年六十三歲，十三歲爲妓，後嫁狀元洪鈞，洪死後，又爲妓，民國初年，與國會議員魏斯炅結褵，同居於李鐵拐斜街，不幸天姪良緣，魏因病不久去世，魏姓家人，散走四方，賽金花即蟄居天橋居仁里十六號，當魏之孫魏天驥在京讀書時，尚不時至賽家探望，後魏天驥往廣東服務，遂斷絕來往，賽因體弱多病，不常出門，惟跌坐誦經，以消永日，本年舊歷九月，染腹泄之症，屢愈屢犯，卒於昨晨二時許，因病溘逝，一代名花，遂與世長辭矣，當賽氏病重，無一親人服侍，亦頗感景況之淒涼，惟有兩個多年僕人，隨侍左右

，二僕關係爲姊弟，姊名顧蔣氏，五十六歲，江蘇海門人，自二十七歲孀居，已寄養氏籬下二十餘年，生有二子，長名大興，年三十六歲，現在海門，二子名二興，三十二歲，現在上海作事，（養氏生前曾認二興爲義子），蔣氏之弟，名蔣乾方，四十一歲，係民國十四年來養氏家，二僕自入門後，即向未支用工薪，而所得零錢，（如養氏朋友年節節賞，及送禮之力金），多奉給養氏爲生活之資，養氏病篤之時，頻念二興不止，曾囑蔣氏連電上海，召二興來，俾盡養子之職，蔣氏姊弟二人聞言，涕泣橫流，哭訴如二興一時不能趕來，二人願代二興盡子姪之禮，養開言亦感激流涕，哽咽不止，養氏所養之巴狗五隻，（養生平極愛貓犬，蓄犬六隻，貓二頭，犬近失其一），亦蹦蹦不止，迨垂危，養氏盃水粒飯皆不進，二僕苦勸進食，始食桂香村麻酥糖一塊，藕粉匙許，再強之，則謂已不能下咽

，惟有吸食鴉片，以扶元神，每如廁，乾方必負之去，恭畢負還，如此延至前夜，二僕見賽氏眼神已散，知已不救，直至昨晨一時許，賽氏吸鴉片數口，忽狂妄不止，笑畢，謂二僕曰，我今去矣，阿彌陀佛，觀音菩薩，教主，洪狀元，已來迎我，言畢氣絕，二僕大慟，哭之盡哀，明天即分頭赴各同鄉友好隣里處報喪求助，當時聞報而來者，有鄉人周少舫，賽之義妹易太太，（住椿樹三條），女侯太太，（住新華街），鄰居王竹岩，（住木巷十三號），李青山，（住城隍街），磋商如何布置後事，因材木裝裹一概無着，有人提議前商會會長孫晉卿好善樂施，遂推代表前往懇求，孫即應允，謂看各方資助如何，餘缺若干，願負全責，代表欣然返，向大眾報告，後將廷梓（住西城二龍坑一號），送去份金四元，實報館送去份金十元，大家當議決於明日（六日）舉行接三儀式，然後另覓曠場處

所停靈，擇期開弔，一面由王竹岩向蘇州學士街窗隔店六十七號賽嫂趙老太太處去信，因靈柩回運不便之故，決定葬於西山萬安公墓，再賽生前因伊母厝靈未葬，引爲憾事，衆人爲完成其遺志，擬將其母一併殯葬萬安公墓云。」

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北京世界晚報曰「魏趙靈飛逝世後，昨晚已將靈柩移至黑箬廠三聖庵。記者今晨前往探視，見差役正在打掃靈堂，該庵極清靜，靈堂中，寂然無聲，僅香爐蠟燭，靈幃靈桌點綴，以陪伴此命途坎坷之賽金花，上午十時許，有賽之生前友好沈鑫，赴該庵弔祭，沈年六十有八，手持念珠，謂與賽金花係垂髫之交，此次遽爾仙逝，實不勝悲悼，惟望其早日升入仙府云云。魏之義僕顧將氏及蔣全方，因魏靈無人陪伴，且有人赴庵弔祭恐無人招待，故擬留一人帶孝在居仁里家中照料一切，一人赴三聖庵帶孝伴靈，並每日清晨上點心一道。魏生

前友好聞訃後，今晨赴居仁里問弔者頗不乏人，餽送賻禮者亦甚多云。」

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北京晨報曰「日前逝世之賽金花，身後蕭條，家徒四壁。遺骸於前（四日）晚草草入殮。旋即移柩黑窰廠三聖庵。月明如水，寒風砭骨；路靜人稀，萬籟俱寂。送者惟男女僕及鄰居三五人。其義女侯女士，亦衝寒前往。撫棺慟哭，聞者莫不淚下。途中簫鼓徐奏，嗚咽欲絕。次晨，各親友紛往弔唁。顧媽哭之尤哀，有沈鑫者，年已六十有八，特於清晨親往致祭。據謂與賽金花爲髫齡之交。對賽身世，頗多感慨。賽之葬地，旣已擇定陶然亭香塚之畔，據三聖庵住持尼僧圖印表示，因賽二爺有功社會，決免收寄柩之費，以表敬意。並在庵中誦經，晨昏不輟，藉以超度。今日接三之後，晚間擬由陶然亭僧人，放餞口一台，亦不收受報酬。賽之得人欽慕，於此可見一般。至葬期因待親屬，尙未決定。

日內將先行擇日開弔云。又孫晉卿聯合劉耀亭，劉彩臣，李春山諸人。共同籌劃者，前晚用款一百元，在東珠市口貴壽槐廠，購辦棺木一具，壽衣全份。於九時始將喪入殮。即僱人抬往南橫街黑窩廠三聖庵停靈。定於今日接三云。

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北京晨報曰「賽金花逝世後三日，昨晚依照北京俗例，在宣武門外黑窩廠三聖庵接三。到劉耀亭，劉彩臣，張盛齋，劉治安，王玉樹，孫晉卿，周少舫，張次溪，陳綿，章佩瑄，沈鑫等數十人。靈堂即設於停柩之正廳內，楹前懸素幔，供棹上雜陳香花酒菓，養生前像片之外，並設「魏趙靈飛之靈位」。紙製之童男童女，分侍兩側。應事由陶然亭僧人誦經，梵音哭聲，混成一片。劉耀亭，劉彩臣，李春山合送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立軸，係董康手筆，下款書「勳二位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前署財政總長司法總長董康」二十四字。孫晉卿

戴貂冠，擁重裘，乘白備米色汽車於下午四時許到庵，女賓慕名前往弔奠者，亦頗不乏人。賽之蕤女侯秀貞，肄業師大，梳雙辮，着孝服面容慘淡，具見情深。其母以在居仁里賽寓料理，並未到庵，據張次溪談：擬由其個人出資，爲賽立碑，碑文擬請金松岑著述，楊雲史書寫。「賽金花之墓」五字，則擬請齊白石捉筆。並將搜集賽生前事跡及年來與各方往來函件，刊印成冊，以廣流傳。同時又有人主張請吳佩孚代撰碑文。王玉樹則主於墓前另立碑亭，仿西湖六角亭式樣，不使蘇小小專美於前。墓地已決定在香港側西坡上，將來擬種顆叢樹，以資點綴。天津名士趙元禮，亦擬作詩，鐫之碑上。上海方面除舞女李麗滙洋一百元以外，四十年代劇社，亦於昨日由國華銀行匯來一百元，託陳綿轉交，并附唁電云：「陳綿先生轉寄金花治喪處，彩雲乍散，彤史流輝。四十年代劇社金城大戲院同唁。」

「按此次滬上四十年代劇社，曾排演『賽金花』一劇，上演金城大戲院。以王瑩飾主角賽金花，夏霞飾顧媽。劇情側重歷史性。近陳氏亦有在京排演此劇之計畫，內容將力求通俗，俾得普遍。先是上海業餘劇社，原有約賽到滬表演之意，以後有疾而罷。當時卡爾登經理會煥堂，嘗致函陳氏，關於賽金花部份，原函云：「聞名妓賽金花近來貧病交加，處境殊窘，美人遲暮，太覺可憐。憶吾兄（指陳氏）在滬時曾有欲爲她捐募養老金之意。現業餘劇社與敵處訂約出演『賽金花』話劇。弟欲藉此機會，請她南來，親自登台，當能鼓動觀衆熱情。將營業收入，提出若干，作爲她養老之資，更提出若干，爲勞軍之用。想觀衆必極踴躍，在她可以名利雙收，在我儕亦可盡一些救國與救美人的工作。倘能設法同意南來，吾兄可算是做一件大功德。」展函讀竟，座中人均不勝感歎。六時送三，參加者均送

城南遊藝園門前始散。現賽金花治喪處已定十五日開弔，十六日發引，賽之棺木，決加髹漆。其母靈柩，原厝浙江義園，將來擬併葬一處，以全賽之遺志云。」

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北京晨報又曰「魏趙靈飛（即賽金花）逝世後身後蕭條。京市各界人士。感念其於庚子拳亂時之功蹟，紛起設法援助。該區紳民孫晉卿，劉彰臣，劉多文，杜潤芝，劉耀庭，曲憲亭等，於魏垂危時，曾具呈該管自治事務第十一區分所，請求予以救濟。嗣魏已逝世，該分所所長沈鈞，復據前呈前往調查，認爲應予料理身後各事。特於昨日呈請自治事務監理處，轉懇綏靖公署急賑處，及市政府，酌撥喪葬費用。茲將該所原呈錄如次：呈監理處案據職區紳商孫晉卿等聯名稱：「查本區界內居仁里住戶老婦魏趙靈飛，即當年賽金花，現年六十餘歲，伶仃艱苦，生計斷絕。又兼多病，貧苦交加，令人憫惻。按該老婦當於

庚子變亂時，曾爲社會人民努力衛護，厥功甚偉，所有經過事蹟，當爲社會人士所稱道，故各界人士，前往資助者有之，餽以食物者有之，咸以追念其往事之可敬，觀其現狀之可悲也。普卿等同爲本區住民，見聞較功，不忍坐視其瘡痍之年，飢寒待斃，除自動捐助一部份暫免其凍餓外。特爲聯名公請貴分所轉懇綏靖公署急賑處，及自治事務監理處，代呈市長。懇祈本諸以往救濟貧苦民衆之素志，在慈善救濟項下，每月轉撥若干，俾其待斃除年，不致凍餓而死。倘荷俯准，則感戴厚德，不僅老婦一身已也。本區住民孫普卿，劉彩臣，劉多文，杜潤芝，劉耀庭，曲憲章謹啓」。等因准此，所長當經派員前往居仁里實地調查。據覆，魏趙靈飛，現在處境之困苦情形誠如來函所云，不爽毫釐。益以臥病床第，勢甚危篤，殊有從速拯濟之必要，所長正在擬議核辦間，突據孫普卿等到所而稱，魏

趙靈飛因沉疴劇變，業於四日晨二時，溘然長逝，前次所請救濟之處，似應改爲料理身後衣棺，及擇地理葬之用。所長以該紳等，前後所請情境雖異，然其性質之爲慈善則一也，抑查魏趙靈飛卽當時之名妓賽金花。在庚子拳亂，聯軍入京，宗社既墟，國亡無日之際，而賽金花以一風塵俗妓尙知眷懷故國，悲憫無辜。不惜犧牲一己之色相，維護百萬人民之苟安。稽之野乘，聞之遺老，或紀述歷歷，或樂道津津。縱令事實或未盡然，而風來空穴，未必無因，故該紳等，擬請救濟於生前，料理於身後，意旨所在，實未可厚非。用敢據情轉呈，並請分轉綏靖公署急賑處，市政府，酌爲撥給喪葬各費，以安亡魂，是否有當，理合呈請鑒核示遵，謹呈處長呂。代理北京市自治事務第十一區分所所長沈鈞。」

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北京世界日報曰「一代名花賽金花病故後，身後極爲蕭條，

幸賴京市各界人士，爲之辦理善後事宜。昨天在黑審廠三聖巷接三，前往弔祭者，有公安局稽查劉耀庭，中亞醫院股東劉彩臣，中法大學教授陳綿等，約計二十餘人。賽之靈前置一方桌，前置一大相片，及一木牌靈位，上書「魏趙靈飛之靈位」七字，桌前除香燭燬台外，尙供有菜蔬等，計有的白米飯一碗，一盤紅燒魚，一盤四喜丸子，一盤米粉肉，一盤炒蝦仁，一盤肉絲炒榨菜。棺材上堆滿紅白包（內係錫箔燒紙等）棺材右邊爲女賓席，有四五位女賓在座，屋外牆壁上掛有輓聯數幅，尙有一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爲劉耀庭，劉彩臣，李清山三人合輓者。○外屋左方牆壁上挂有三幅佛像，佛像前有一八仙桌，九個和尙喃喃誦經超度。賽之老僕顧蔣氏及其弟蔣全方，皆披麻帶孝，蔣全方任孝子，跪靈等皆是蔣全方，哭靈者除顧氏外，尙有賽之義女，及外甥女侯女士，（侯太太之女，侯太太與

養生前曾爲友好，故以姊妹相稱。哭聲雖少，但愈覺淒慘悲哀，至六時餘，衆賓客各持一白紙燈籠，送至天橋地方，將紙車馬等燒活焚畢，昨日之接三儀式經告完畢。賽金花死後，各界募款捐助者甚多，昨日據中法大學教授陳綿語記者謂：「上海四十年代話劇社，於上月曾在金城大戲院公演『賽金花』一劇，本人曾寫信要求借此演戲機會代賽募捐養老，然不幸賽已故去，四十年代話劇社聞此消息後，已將募得捐款一百元，電匯到京，並有電還弔。原電爲『彩雲乍散，彤史流耀』八字。該社日前又來信謂，願將此項募款，爲賽立碑於靈前，以表敬意，京市助葬籌備處之各界人士，昨日在三聖菴，招開臨時談話會，決議，將賽之棺材上漆三道，將賽母靈柩運京，與賽並葬，各界募捐請送至實報館代收，並議決昨日出席者，皆爲助葬籌備處之發起人。最後據聞，定本月十五日開弔，十六日出殯。

，以後並欲在陶然亭香塚旁立一亭，中置養之生平得意放大像片一張，以資永久紀念，又助葬籌備處，現計劃瘞棺地址，仿西湖蘇小小六角亭，爲建紀念碑，當時議決開坑於南下窪子香塚旁，亭中設一石碑，上鐫祭文，文由金松岑撰，碑文由楊云史書，山齊白石篆刻，議畢散會。」

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南京中央日報云「清末民初，說部有一鉅製曰孽海花，以名妓傅彩雲爲經，以敗壞之朝政及空前之國恥爲緯，出版後不脛而走，彩雲豔名，亦已籍人口，詩人樊樊山，復從而譜成前後彩雲曲，一時藝林，紛紛傳誦，此絕代紅顏，益爲世人美稱，彩雲者，即名妓賽金花早年之芳標也，初嫁狀元洪鈞，隨其星輅，歷聘各國，歸朝後，洪死復出，庚子聯軍侵入，與聯軍統帥德將瓦德西頗稔，瓦去，香名益噪，旋以犯刑事遞解回蘇州原籍，因移其豔幃於申江，其

中幾度嫁人，幾度下堂，迨民七始正式嫁議員魏斯吳，易名曰魏趙靈飛，從之再入故都，魏死，不容於其家人，遂卜居於香廠之居仁里，沈默無聞者十年，二十二年秋，始爲北京新聞記者發現，舊事重提，佳話傳遍人間，蓋歷年以來，南北報章幾無不關其一角，爲魏趙紀其遺聞軼事，故其起居近狀，讀者已耳熟能詳，無待於記者之贅述，最近上海業餘劇人，方粉飾其史事，登諸舞台，原擬迎魏趙南下，期其親現色相，追述前景，卒以病不勝舟車之勞，辭而不應，於是賽金花一角，別求其貌似者，爲之表演，豈意申江之繡幕方揭，而臥病故都之魏趙，乃以香消玉殞聞，是誠不可以不記者。魏趙之逝，在四日晨二時半，侍其旁者僅一生死相從之顧媽（蔣氏），乃女僕之弟將乾方二人耳，魏趙晚景淒涼，近年益每況愈下，雖有吳子玉將軍等多人，予以一次之扶助，然魏趙早年享受，逾於王侯

，故晚歲雖不名一錢，顧於數十金之資，在貧寒之家，可資爲數月之奉者，在彼則脫手即盡，蓋揮霍已慣，百計撙節，有所不能也，其病狀原爲脾損腹泄，染自秋間，以病貧，莫能舉醫藥，醫士劉某，義其爲人，至爲之義務診治，並藥資亦不取，然以魏趙年逾花甲，青春時摧殘過度，體氣素虧，復嗜有阿芙蓉癖，垂數十春秋，癮人最忌腹瀉，十九不治，魏趙果以此長逝矣，死之翌日，新聞記者之踪其門者，實繁有徒，顧媽媽弟權代孝子之職，見人號啕躑躅，拜求善後，有所詢，則垂涕而道，僕也如是，其義誠有足多矣。據顧媽語記者，魏趙得年，實六十有五，報載爲六十二者，誤也，又歷歷言魏趙之致死，實環境迫之使然，今夏爲欠租故，被房主控於法庭，認爲奇恥大辱，且回想當年起居供億，不禁涕淚滿及襟，其後訟事雖獲和解，而每一談及，感慨系之，蓋刺激過深，因而成疾也，

綏遠戰事發生，魏趙益不勝恐懼，以當年聯軍入京之慘烈，彼曾歷歷在目，以此深慮將來無地容身，震驚特甚，喘乃大作，此爲近因，易資前，已數日不進盂水粒米，顧媽泣而勸之，始勉進糖餌藕粉少許，終難下咽，惟頻吸鴉片，謂以此可扶元神，至一日子夜，魏趙吸烟後忽狂笑不止，顧媽初以其瞳孔散大，知其命在旦夕，以窮乏無以治備後事，姑擬取水爲其濯體，乍聞狂笑，即返身入視，見其黯色盡退，容光煥發，益惶遽無計，知其已近臨命之一刹那矣。顧媽言至此，遂雜以一段有聲有色之神話，謂伊主瀕死，神識猶明，顧謂吾姊弟曰，汝等毋悲，余之歸期至矣，余死，將逕赴西方極樂地，頃間洪狀元與魏老爺（指斯吳）已同來相迎，俟佛駕一到，余即去矣，移時，復喃喃自語曰，佛來矣，佛來矣，即合掌頂禮，作迎佛狀，旋左右顧，而口呼洪魏之名曰，此其時矣，吾儕相將而行亦

佳，言訖，即溘然長逝，顧媽語時，若不勝戰兢，合十而告記者，謂吾主隨佛去矣，記者以其迷信之態可憐，乃正言告之曰，汝主生前佞佛，病中雖自知不治，然以平生禮佛故，深信死必赴西方極樂之國，此心轉安，故不覺有痛苦，及其將逝，神經實已錯亂，幻象因之雜生，且必其平日思慕洪魏甚切，臨終乃有此幻相，汝輩見其鎮定無痛苦，以爲神識清明，所言可信，乃大誤也，汝試思之，使洪魏死果有知，安得遂汝主之滿願，演此三角戀愛之趣劇乎，顧媽聞記者言，似信似不信，此輩下層階級，腦經中充滿神怪智識，顧不足責，所可異者，北京三數有聲光之大小報紙，竟亦採取其言，益以首尾，以爲魏趙死爲佛徒，以迷信教社會，貽害可勝言哉。顧媽復告記者，魏趙臨命，有一段反省之遺囑，其言足爲一般自奉過奢之婦女，作一當頭棒喝，故特此筆記之，顧媽聞魏趙有歸期已至之言

，竟放聲大哭，謂吾主善人，天乎有知，忍令其如此收場乎，室中空無所有，吾主後事一無準備，今既瀕行，曷稍留斯須，容吾爲之整潔體軀，魏趙聞言，乃張目四顧，太息一聲，止之曰，汝母悲，亦母以我後事爲念，須知余入世六十五年，中間卅年，享盡榮華富貴，雖未生於帝皇之家，供張之盛，亦差可比擬，暴殄天物，不知凡幾，今日如此收場，正其宜也，余在晚年，力自懺悔，已深知福壽不能雙全，至今猶深感天之賦予我者獨厚，使其享此高年，尙何不足，旣而復囑顧媽曰，盡余所有，已送入質庫，正合赤條條來去一語，汝姊弟之情至可感，他無可以遺爲紀念，僅賸有綢被一條，移以贈汝，當知物雖輕而意則可念，至余死後，汝但取布單爲余覆體足矣，余蓋深悔一生享受過火，必如此，死後心安，汝幸勿違余此囑，顧媽言時，涕泗並流，記者聞之亦覺酸鼻欲淚矣。魏趙之死，誠

與不識，皆深深爲之惋惜，實則以彼生平，青春時盡情享樂，晚歲又過此窮愁潦倒生活，居然能享年六十有五，不可謂非意外，又其外表雅喜修飾，乍接之，當不信其年近古稀，初識之友，咸竊竊私議，以爲其駐顏有術，以此揣想，必可克享大年，即其本人在病中，亦未嘗計及死字，死前三日，猶與顧媽談及歸計，因彼之處境雖窘，而以近年國難逼緊之故，頗有人念其已往之功，（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市民恃彼之保全獨多），復經新聞界教育界之宣傳，社會上聞人，與之訂交往返者日衆，物質之資助，亦源源而來，故彼生前籌畫，所引爲大憾而未獲歸葬之母柩，明年秋間，即可扶柩回籍，並謂既歸則不作再來打算，彼之所以計畫若定者，聞有某某要人等，對彼曾有所許諾，雖實惠未至，意亦不遠，彼乃益信作善降祥，報應之不爽，佞佛信神，日益加甚，至於行坐不輟佛號，得暇即唸唸誦

經，前門外之關帝觀音二廟，朔望必往拈香，意謂此生已無他望，惟求神佛有靈，多得一二善人濟助而已，不料志未遂而身死，臨命之時，非惟棺槨衣衾，了無準備，即櫃中亦無粒米之儲，一般社會，聞訊其身後蕭條，無不回憶其少年黃金時代，對照而深爲太息，人類之同情心，亦於此油然而生矣。『先是有舊京師商會會長孫晉卿者，樂善好施，輒舉慈善事業，心慕養之爲人，輾轉覓介，得與之識面，未幾魏趙即病，及其身死無以爲殮，有隣人某，與孫素稔，即以此耗走告，孫果慨然以後事自任，臨時立向估衣莊購來衣衾，爲之裝裹，並向附近木廠賒得中上之棺木一具，於五日入殮，又以居仁里房屋狹隘，不能舉辦喪事，即日主持移靈陶然亭旁之三聖菴，孫氏語人，魏趙在舊社會，原有相當地位，近又有人盛倡崇德報功之說，故其後事當在不豐不菲之間，使其泉下目瞑，至其費用，看

各方資助情形如何，不敷之數，余當獨力任之也云云，然綜計四日竟日，所收賻金僅十四元，內爲實報贈十元，蔣廷梓君贈四元，其他無繼至者，魏趙後事除由孫君主持外，已有地方士紳出而襄助，六日接三送庫，居然倍極熱鬧，至於開弔日期，聞已擇定本月十一日，想屆時素車白馬，前來憑弔者必大有人在也。關於魏趙之葬地問題，其本人生前極贊成香山之萬安公墓，據顧媽補充其主人彌留時之一段神話，曾曰「佛祖召我，命我上萬安公墓去，」足證其內心歆慕之甚也，魏趙既死，孫晉卿等諸人，商略後事，曾及此問題，有人特提出其生前念慕之情，主張如其志願，但多數人咸謂魏趙一生經歷，既已譜入詩歌小說，爲供後人憑弔，與北京添一韻事流傳計，一致主張將其遺骸，卜葬於陶然亭傍，建葬於香塚鷄鷄塚之間，以永垂一不平凡之遺蹟，此議得多數之贊同，遂成定策，惟魏趙近親

，母家尙有一寡嫂，現住蘇州，此間已去電報喪，尙未知其能否前來，故遺體雖已入棺，尙未下釘，此間爲尊重其家屬之意見，葬地亦須得其同意，但以情理推斷，諒其決無異議也。喪葬計劃既定以後，參與諸人以如此計劃，則一切經營，不能過於寒儉即須相當費用，斷難使孫晉卿等少數人負擔，因復議定由自治區沈鈞領銜，親友間勸募外，並徵得實報同意，在該報刊登啓事，並指定於五日起，由該報代收捐款三天，此項啓事刊出後，各方繼起募捐者，頗不乏人，實報第一日即收到捐款一百九十餘元，內除名伶馬連良之眷屬，捐助二十元，並代募得五十元外，餘均爲當局之瀛眷捐輸，如秦市長夫人捐三十元，社會局長雷嗣尙之夫人與公安局長陳繼淹之夫人各捐二十元，聞之實報社長管翼賢君談及，依彼估計，三日收捐，至少可得之四百元，然各方異途同歸，如稍稍努力，釀成兩三千元

，當非難事，除實報外，各界自動組織助葬募款機構者，則有名教授蕭一山等發起之助葬籌辦處有教授多人共同列名，在學界方面，尚有良好之成績，畫家李苦禪王青芳等，合出其近作六十餘幅，於五日起在中山公園舉行展覽，售出款項完全助葬，其他另星組合，就六日成立者，已有七八處，又有七旬老翁沈鑫者，爲魏趙早年入幕之賓，親往祭奠之餘，贈以贖儀百金，於是其妙齡時走馬王孫，已有三數隱去姓名，慷慨解囊，以襄此舉。」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北京世界日報曰「賽金花日前逝世，靈柩移厝三聖庵後，昨天爲開弔的日期，雖然是下着雪，道路泥濘難行，她生前的朋友，以及各界名流，到那裏祭奠的很多，使這座冷落的廟宇，頓形熱鬧起來。她的棺木，已經漆好，並且還塗上金色荷花，靈前掛着兩個花圈和她的遺像，祭桌上陳列許多供品

，高高的點着兩支素蠟，左金童，右玉女，再加上天色黑暗，更覺得十分悲慘。各界的輓聯，不下四五十幅。昨天致祭者，各界計到潘毓桂，孫普卿，沈鈞，張江裁，王秀山，李青山，劉彩臣，劉耀庭等，約一百餘人。女僕顧將氏，男僕將全方，身穿孝服，隨侍在側，可說是克盡其道了。侯太太，易太太，也在旁邊料理一切。五時許送庫，由一班喇嘛，一班和尚，及各界來賓，全都親自致送，陶然亭的墓地，已經砌好一個磚穴，本來想砌一個水泥的，因為冬天上凍，打算在明年春天再改。她的義僕顧將氏，將全方表示，不願意再回南方，在生前已經伺候她一輩子，在她死後，也不願離開她一步，在埋葬以後，就在墳地旁邊，蓋幾間房，來守着她的坟墓。以後顧將氏與記者說：「等我死了以後，也埋在太太的旁邊。」在今天（十六日）上午十一點出殯，已經僱妥了一班音樂隊，一班喇嘛經

，送她到坟地裏去，在出殯以前，給她的靈攝一個大照片，以作將來紀念，出殯時，出發路線，出粉房琉璃街，進南新街華，走五道廟，李鐵拐斜街，觀音寺，大柵欄，前門大街，由天橋拐到居仁里，出留學路，走西柳樹井，萬明路，由永增工場西牆外，到陶然亭。轟動一時的賽金花，從此以後，就長眠於地下了。」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晨報曰「名妓賽金花故後，昨日在三聖庵番僧摩經開吊。名流潘毓桂，張次溪，田步蟾，孫學仕，沈鈞，王琦等百餘人，均往致祭。下午二時成主，由華世奎姪孫公子華輯雲書主，孫學仕點主。下午四時半，送庫。定今晨九時，以卅二槓發引，在陶然亭香塚旁下葬。出殯路線，昨擬定係經過養生前所有曾寓居之處所門前，以資紀念。屆時將由三聖庵，出粉房琉璃街，往西經驛馬市大街，再往北進新華街，經李拐鐵斜街，觀音寺街，大柵欄往南經前

外大街，天橋，往西經居仁里，進留學胡同，再往西經西柳樹井，進萬明路，往南經永增工廠門前至陶然亭。」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世界日報曰：「一代名妓賽金花，自病故後，因身後蕭條，曾經前京師總商會會長孫晉卿，滄石路總辦潘毓桂等爲之發起治喪，茲已籌備就緒，于昨日在宣外黑窩廠三聖巷廟內開弔，計到潘毓桂，孫晉卿，張次溪，章佩萱，楊世勛，劉耀庭等多人，並由劉耀庭等任招待，茲將昨日開弔情形，及今日（十六日）發引秩序，分列于後：三聖廟北院正廳內，停有賽氏棺木，靈前搭有素牌坊一座，前置供桌一張，上供果品，菜蔬，及米飯等，其次則爲五供一堂，蠟台上燃有素蠟一對，高香四支，靈堂兩旁牆壁上掛滿輓聯，凡往致祭者，簽到後即自行前往致祭，並準備送庫。事前曾向陶然亭和尙講妥唸經送庫，並有喇

嘛廟喇嘛爲之誦經，計和尙及喇嘛各十一人，當送庫後，並由陶然亭和尙爲之放
飯口，以資超度，至下午五時送庫，除賽氏女僕顧蔣氏及其弟蔣乾方，痛哭送庫
外，並有潘燕生等隨行，記者昨晤賽氏女僕顧蔣氏，據談，「余隨賽氏多年，所
得實惠，誠堪稱不少，今賽氏既死，無以爲報，俟發引後除令舍弟乾方返回原籍
外，余（顧蔣氏稱）決不願片刻離開賽氏靈柩，刻已決定，俟發引後，于陶然亭畔
香塚旁築房四間，永遠守靈」云云。賽氏于昨日開弔後，定今日上午十一時由黑
審廠發引，其路線業經規定，由黑審廠出發，出粉房琉璃街，經過南新華街，五
道廟，李鐵拐斜街，觀音寺，大柵欄，前門大街，天橋，路過居仁里賽氏門前，
出留學路，再行西柳樹井大街，進萬明路，行經壇根，至陶然亭落槓。賽氏今日
發引，係用三十二人槓，並經議妥，由陶然亭和尙十一人，華北樂隊全班，及執

事等，並由公安局督察員劉耀庭，設有茶桌多處云。」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世界晚報曰「名花魏趙靈飛逝世後，於今日發引，本定係上午十一時，因賽生前曾對其母在京安葬，頗爲繫念，故由賽生前友好等決將賽母靈柩由永定門外移回陶然亭與賽合葬，因辦理此項手續，延至下午一時始發引，有送殯執事，雪柳，樂隊及僧番，棺罩遍繡福壽字，係二十四槓，送殯者僅數十人，由義僕蔣全方充孝子，持旛跪靈，維恭維謹，願蔣氏抱罐，願自今晨八時許即啼哭，迄送殯時未嘗稍斷，參加者對此兩義僕之忠心耿耿，莫不歎息，謂爲今世所難得，並聞治喪處將爲二人設法謀生，以示獎勵。參加送殯者均戴白紙花，雖雪方化，泥濘滿地，而無一人露厭倦之態，並由數參加者爲賽擲紙錢，素車白馬，備極哀榮，想賽亦當含笑九泉矣。靈由三聖庵往北出粉房琉璃街，經南新

華街五道廟，李鐵拐斜街，觀音寺，大柵欄，前門大街，至天橋走居仁里，由賽之寓所經過，出留學路，經西柳樹井大街，萬明路，復經永增工廠西牆，直達陶然亭。香塚係在陶然亭廟稍東北，坑長約一丈四五尺，寬亦逾丈，係預計爲賽母女合葬，塚之四週，風景絕佳，加以雪後，尤如畫中，靈經各地時，商民在馬路圍觀者極多，經陶然亭一帶時，因人烟稀少，積雪未化，僅有一小徑有足跡尤覺另有一番景象，迄四時始抵香塚，至此，不同凡響之名妓，遂長眠地下，而與古樹亭台，同垂於千古矣。」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京晨報曰「一個相當過得去的棺罩，雖不十分新鮮，但金黃耀目的銅頂，配着五色斑斕的綵繡，再加一班三十二人「槨」，十二把紅白緞繡花傘，九個和尚，十一個喇嘛，以及軍樂隊，吹鼓手，靈亭，白柳，全副執事

，竟布滿了黑密廠的大半條街。這北京人對於死的喪金花可算是「仁至義盡」的了。門前貼着「趙氏治喪籌備處」的通知說明十五日開弔，十六日發引。於是昨（十六日）天早晨在充滿着霉濕氣的三聖庵的一個偏院裏，驟然來了很陌生的客人。穿黑制服的華北音樂隊，十幾個人，抱着笨重的鼓，號。坐到中間一間廳堂上，靜待着送殯。一會兒囉囉拉廟——譯音，原名普度寺。的喇嘛，在黃緞袱上罩了同樣顏色，質料的出鋒灰外鼠套，戴着皮帽，踏着緞靴，大搖大擺的進來。有人掏出時表來看，剛剛十點鐘，太早，裏邊一點動靜還沒有。大家談談閒話，抽抽捲煙，後面靈堂內，慢慢也熱鬧起來。在顧媽繼續的哭聲中，男女來賓，陸續向靈前行了禮。因為前天晚間的一場大雪，胡同當中，拖泥帶水，走路自然不很方便，這樣，來的人似乎不如接三，開弔兩天的踴躍。女賓都穿起孝衣，在

靈柩旁邊，凳子上坐着，治喪處僱用的臨時聽差，捧進一簋籬燒餅麻花，提高嗓子，喊着：「諸位請用點心！」爲了等候賽金花之母親靈柩的運到，由永定門外浙江義園移來。直到中午的一點鐘，纔行起槨。淒涼的「響尺」聲音，從後面響到前面，接着樂隊也奏着悲哀的調子，嗚嗚哇哇的聲音，將吹鼓手的零落的蕭鼓聲，幾乎給遮沒了。在靈柩出門上槨的時候，門前圍看熱鬧的人叢中，有一個老婦，對身旁的女人指點着說：「二孀兒，您瞧！棺材上漆的金花，這不是暗合着賽金花嗎？」「那個穿孝衣，打幡兒的，是賽金花的乾兒子麼？」「不，這是僕人，唔，來啦，看見沒有？那個哭着的就是賽金花的女僕。」一夥人議論紛紛，當棺罩在灰暗的天幕下蠕蠕移動的頃刻，治喪處的招待員，又張羅來賓們照相。「快買二十朵白花！」一個參加執紼的人，來一個「臨時動議」。「買吧！買吧！」

「走過一段泥濘的路，出了黑漆廠的北口，每個送殯人的胸前，果然多了一個顯明的標記。紙錢，只撒到屋簷，就落下了，大家又想起「一撮毛」。他今天應該來幫幫忙就好了」。和尚手裏的鐺鈸，只是輕輕的敲打着。每個人眼睛，都向地往下看，一片稀粥樣的泥塘，印出凌亂的腳跡，水點不斷地向四下飛濺起來，大家更不由皺起一把眉頭。經過騾馬市大街，李鐵拐斜街，觀音寺，大柵欄，前門大街，西珠市口，柳樹井，香廠，南下窪，再轉到陶然亭，時間已竟是下午三時半。爲了節省路程，賽的最後居處——居仁里。並沒有走過，殯儀走在前門大街的時候，賽氏的義女侯秀貞，大方地走下馬車，隨着靈柩一徑行到墓地，路上，又不免引起了許多人的竊竊私議。墓的北面，砌了一垛磚牆，牠的位置，恰恰依傍在醉郭墓的上首，背後的高坡上，豎着香塚與鸚鵡的碑碣。終於紅漆金的棺材，

被徐徐停放到墓道的西側，幾陣鼓樂奏罷，喇嘛也扯開破竹的嗓子，念起一般人難懂的經文，大喇嘛手裏還搖着銅鈴。他們走後，陶然亭的和尚，又繼續唸經，一堆堆的紙錠，冥鈔，一會兒功夫，都化成灰燼。」

賽金花軼事彙錄

賽金花評傳

曲江春

賽金花以絕代名姝，而卒亡於貧病交困之中。吾知當代不乏憐香惜玉之人，千載而下，亦必有艷說哀歌之紀。余則願綜其一生遭際，寓悼於贊歎之中。

溯當八國聯軍入京之際，清廷兩宮倉皇西遁；滿朝文武百官，亂竄如喪家之犬，斂跡縮頸而不敢露面；一任聯軍之屠殺劫掠，當此之時，朝野寂焉無人，獨有賽金花者以一弱女子，挺身而出，周旋於聯軍統帥瓦特西及各重要首領之間，誘以情，導以理，動以仁，律以紀，卒使聯軍就範，而燕市百萬之民，乃得卸去驚愕之容，重登衽席。於是賽二爺之名，亦被歌頌九城矣。設非有賽其人，恐太廟，

皇城，頤和，萬壽，亦必繼明園而成廢墟，億民百官千嬌萬麗，俱遭毒屠與姦淫，亦未可知。是賽之有功於國家社稷，有德於燕市百姓者也。

且當聯軍入京之後，瓦特西以中國朝野竟無一人出首，乃委賽全權籌辦糧食，京津商賈，奔走於賽之門下因而致富者，大有人在；賽則終於兩袖清風；豈妓女鴿母出身之賽金花而無發財致富之手段耶？良以賽目擊外侮當前，不忍乘火打劫耳。○非但此也，賽與瓦特西同居清宮時，宮中珍飾奇品，古玩書畫，稀世之物，大可一任賽取之，據爲己有，瓦且屢向賽曰「你愛什麼，儘管拿去，沒得關係」。○賽則始終潔身自好，一介不取，且因賽之孤介高風，感動聯軍將領與士卒，因而清宮古物，始未被聯軍悉數奪去，非然者前次我國之參加倫敦古物展覽會，亦必大爲減色矣。○此種人格與操守，以視前故宮博物院長易培基之流，鼠竊狗盜，偷

龍轉鳳之卑鄙苟賤行爲，其高下清濁爲何如耶！倘當時賽稍動貪污之念，當早已腰纏鉅萬，何至晚年，陋巷幽居，食不飽，衣不暖，度此淒涼之晚境，而反遭人奚落也？此外，賽得意之時，仍有多次大量之積蓄，而卒迫受飢寒者，蓋一則側心仁厚，屢受人騙，一則俠義爲懷，樂善好施耳。

綜觀賽之一生歷史：其身份，爲小家碧玉，爲名花，爲鴛母，爲狀元夫人，爲欽差大臣夫人，爲狐媚老嫗；其交遊，自王八烏龜以及晚清民國之朝野貴冑，要人名士，當其隨洪使居歐之時，德皇德后，時與會晤，鐵血宰相傅士麥亦時過從，維多利亞女皇，且樂與之合照，舉爲東方美人；其生活水準，由錦衣玉食，一呼百諾，隨使節，住皇宮，以至晚年，兩間敗屋中食不果腹，衣不禦寒，而卒亡於貧病交困之中。當年賽之寵盛時，楊貴妃之享受，亦不是過；孰料淒涼之暮年，

且較潯陽婦爲尤慘也！賽金花之一生，是一首詩，是一首可歌可泣的壯詩！是一齣劇。一齣充滿了羅曼斯情調的悲劇！

曾孟樸述賽金花事

曾樸先生字孟樸，江蘇常熟人，壯年浮沉宦海，於政界頗多建樹，近年引退，休養園林，於故鄉常熟之虛養園以藝花自娛，更於其暇翻譯法文豪露俄名作，以樂晚年。每年秋冬之暇。來滬小駐，訪候舊友，兼以清理瑣事。記者此次得以拜會先生，即乘先生小駐滬濱之便也。先生年已六十三，身體雖不甚健康，而精神矍鑠，議論風發，其熱情不亞於青年人，先生面龐瘦長，口下髯垂，衣藍粗布長袍，戴白頂瓜皮小帽，履白鞋，以服老太太夫人喪也。記者與先生稍事寒暄後，即以報載通訊出示，問先生對此事之批評與感想，先生笑曰：「此殆記者誤聽賽氏之言，不然則係有意捏造，以予揣度，賽氏決不能言予與之有愛情關係，因兩人間

決無此事實也。今爲解除外間誤解計，予姑畧述予與睿氏之關係，及擘海花創作之動機。

賽金花原籍鹽城，伊自稱蘇州，十六歲歸洪鈞，洪字文卿，爲吾父之義兄，同時又爲余闈師之師，故誼屬「太老爺」，故余當時每稱賽金花爲「小太師母」。賽嫁洪文卿時年十六歲，時予僅十三歲，焉解戀愛爲何物。此非予信口亂說，現有文獻足徵，予手頭現有袁爽秋先生剋安般簪詩集，按丁集即作於光緒丁亥，此集中有「送藜蘊齋觀察重使日本」之前，有詩題「送洪文卿閣學奉使俄德諸國」詩，即擘海花中所載「詔持龍節度西溟，又捧人書向北庭」云云四律詩，文卿本與藜蘊齋，薛福成，等同年出使，據此則文卿出使的年份，確爲丁亥，是年我正十六歲，而賽金花的歸文卿，在出使前兩年，或三年，爲光緒甲申或乙酉，樊山詩

集「彩雲曲」稱，彩雲嫁文卿時爲十六歲，那年余僅十三歲，即便再推下一年，至多十四歲，如何會有與賽認識且發生愛情的事。

予初識賽於北京，時余任內閣中書，常出入洪宅，故余相見。彼時賽豐度甚好，眼睛靈活，縱不說話，而眼中傳出像是一種說話的神氣。譬如同席吃飯，一桌有十人，賽可以用手，用眼，用口，使十人俱極愉快而滿意，換言之，伊決不落任何人，賽並非具洛神之姿的美人，惟面貌端正而已，爲人落拓，不拘小節，見人極易相熟。

予與賽識時，伊年約二十七八，着水脚繡花衣，梳當時流行之髻，已在隨洪出使西歐歸來之後也。昶安般箋詩集癸集爲癸巳年作，中有一題云：「葱嶺雪山間，界務未定，楊萸裳侍御官治，奮然請行，戲作詩趣之。」所謂葱嶺雪山間界務，

即因文卿中俄交界圖，發生了國界的問題，楊御史即揭參文卿的人，奉使勘界，後來文卿的事，還仗他斡旋，然文卿不久即因此案鬱鬱致死。推算大約在是年秋冬間，因甲午洪眷南返。

賽金花就在此時從船上脫逃，與洪家脫離關係，在上海掛牌子做生意，名曹夢蘭，蘇州士紳，因賽失蘇州人的面子，陸潤庠及其他士紳，迫之離滬。於是賽乃北走天津，又掛牌子名賽金花。

賽於隨洪出使德國時，與瓦德西將軍有染，故八國聯軍入北京時，瓦德西尋之，賽應瓦德西之召，到北京去仍掛牌子，日夜陪伴瓦德西騎馬招搖過市，紅極一時。○北京市民號之爲「賽二爺」。

瓦德西返國，賽因打死一丫頭，入刑部獄，同牢者有革命黨沈口口，（上海蘇報

案主角)，有老官僚蘇元春，（法越之戰，彼在鎮南關親與其役）。號稱「三名獄」。後來由刑部發至蘇州，常州，元和，吳縣，三堂會審，有人從中幫忙，乃得釋放，到上海再掛牌子，仍名賽金花。後嫁與津浦路小職員曹某，感情甚好，直至曹死，三度到上海掛牌子，在大舞台隔壁，仍名賽金花。

遇國會議員魏某，與之結婚，時已五十歲左右，約在民國二三年之間也。余最後晤賽，即在此時，賽神氣尙好，惟塗粉甚厚，細看可見其皮已皺，喜着男裝。關於談海花，賽曾提出二點提議：（一）不承認是轎夫的女兒，（二）不承認渡歐與船主發生關係，其他均未提及。

賽僅懂外國語，至少會說英，法，德，三國語，文字則不識。至說他不懂一句外國語，言之過火，試思賽與瓦德西前後有兩度密切關係，時日又非三天二日，焉

有不懂一句德國語之理乎？

賽金花謂予因情場失敗而作孽海花，予於上述談話中已指摘其謬，今再略述予著孽海花之動機。光緒三十年，余因病休養滬上，創小說林書局於上海，蘇州金一（字松岑）投來一稿，題名孽海花，計六回，余爲之修改，且函商以賽金花爲經，以清末三十年朝野軼事爲緯，編成一部長篇小說。金一復函謂無此魄力，乃全委之於予，故第一版的孽海花第一回尙係金一手筆。余作孽海花第一冊既竟，岳父沈梅孫見之，因內容俱係先輩及友人軼事，恐予開罪親友，乃藏之不允出版，但余因此乃余心血之結晶，不甘使之埋沒，乃乘隙偷出印行，時光緒三十二年也。

○「孽海花」初署東亞病夫著，無人知東亞病夫爲誰氏，但友人林琴南在「賊史」序上，揭明孽海花爲曾樸所著，一時向余打交涉者甚多。至於孽海花之內容，誠

如林琴南在「紅礁畫漿錄」序上所說，「孽海花」非小說也，乃三十年之歷史也。○「惟小說着筆時，雖不免有相當對象，遽認爲信史，斤斤相持，則太不瞭解文藝作品爲何物矣。」

賽金花

素聲

賽金花一生之艷迹。不特於青樓史中。可與李師師蘇簡簡並傳。而其經過。尤於歷史有關。庚子之役。聯軍入京。都人士之賴以保全者。有口皆碑。至呼之曰賽二爺。直欲與當代偉人。分其一席。延壽寺街長元吳會館。地屬德軍管轄。爲德兵作踐。牧馬於其中。經賽一言。立即遷讓。而不遭鄭人之毀。即此一端。其有功於社會匪淺。今東南園王長林宅。曾爲所寄居。陝西巷由醉瓊林改建之華豐樓。曾爲香巢。至今人視若烏衣門巷。猶繫念於夕陽。足徵其去思之永。其寓居城內高碑湖同時。車馬盈門。不啻張其艷幟。巡城者念其前塵。不加驅逐。勸令他徙。一度稅駕於楊梅竹斜街之鴻陞店中。訪者仍不絕。足見爲人所羨仰。生平所

遇。據所自述。政界以尙其亭。伶界以余玉琴。堪居第一。其餘均屬自鄙。入民國來。久已無聞。昔歲聞顧巨六言。寓居京市中。江關倍形其肅瑟。有友人請與商。爲介紹作孽海花之貂續。以歲事匆匆未果。今庚有人宴於秦豐樓。座有記者。爲之宣傳。頓覺風雨滿城。龜年重唱。某校辦遊藝會於哈爾飛。請其演說。以資號召。時已夜半。台上空城計。猶未下場。致誤法定鐘點。座客迫不及待。闕之使下。又以見人之好奇。有一人往訪。不欲與談。故意裝傻。以作孺悲之拒。手段實不減於當年。說者謂賽之成名。幸掛一洋牌子。雖然牌子掛做洋式。而不爲之走狗。亦未始非風塵中之人物也。

賽金花之生活

蟄居故都之賽金花女士，日前以染病聞，一時各報爭相登載，足徵此三十年前豔譽滿全國之名妓，爲社會人士所關懷也。昨傳文學家劉半農，將爲其著本事，使賽氏之生平事蹟得以永垂不朽，記者昨因事赴南城，便道過香廠居仁里十六號賽寓訪謁，詎賽忽表示劉半農爲其著本事，將中止其動筆，且將於春暖後返江南故鄉，爰誌往訪情形如次，想亦讀者所樂聞也。

記者抵賽寓，經閨人讓入賽之臥室後，時女士正與一中年婦人，談笑甚歡，聞記者入，笑謂故人別來無恙？記者觀其花容娟好，行動嫵嫵，已知其日前之病，早已霍然矣。稍事寒暄後，老媪捧炒米茶至，女士曰：年來儂身體粗安，精神亦好

，儂固無所患，所患者貧耳。入冬以來，不出大門一步，客堂不燃爐，煤火不出臥房，君試看此屋之塵埃黯淡，便知垂暮之人，潦倒懶惰，殊非敬客之道，回憶四十年前，君誠能曲膝談心，流連綉閣，其樂有逾王者，曾幾何時，而雞皮鶴髮，老邁龍鍾，不復爲世人垂青矣！言訖不勝歎歎，記者見其追懷往事，感慨悲興，欲以他詞亂之曰：女士別鄉二十年，近有音問否？賽欣然答曰：故鄉姪女新寡，日前來信促儂歸，意甚殷勤，緣儂今年爲六十花甲之年，姪女執欲促儂返鄉，爲作六十正壽，並欲以老太太事儂，而儂遍歷滄桑，此日殊不應受人擁戴；尤不好此虛榮，然此亦兒輩孝心，儂殊不忍過拂其意，況儂先母迄仍停柩未葬，久思返鄉爲擇塋安葬，了此一生大事也。但儂孫現在本市師範大學讀書，儂又戀戀不捨，俟再加考慮後，春暖花開，即能啓行也。記者忽憶賽曾言其生日爲十一月某

日，故知其擬返江南，或能實現，但其老境堪憐，又不禁爲之太息，旋即詢以對劉半農將著賽金花本事，女士表示如何？賽聞之暫未置答，即離座至案前屨中，取來字條一紙，記者審視之，乃關帝廟之靈籤也。記者固知賽奉神敬狐，口口不離大仙，事無巨細，俱請教於關帝，故家藏關帝廟籤，積數百張，（去歲關公附身賽氏而有顯聖之事，記者已述其事於本報）方賽之取籤出，記者即知其必爲著書事而求籤也。旋賽鄭重言曰，劉半農先生爲儂著書，儂原已同意，惟昨禱於關帝之前竟得此籤，今請閣下讀之，記者遂慢讀一遍，中有「枉費心機」等讖語，賽曰：由此一語，可徵著書事無裨益也，故儂將阻劉氏中止動筆，一俟余轉運後，再行動筆著作。記者唯唯，蓋賽敬神之虔，較一般好佛者尤甚，籤語若此，賽必遵之不敢稍違也。記者附和共說後，賽旋將籤復藏之屨內。時已薄暮，記者因

有事即起而告辭，窆固欲留飯，記者再三却之，窆知余性固執，亦不再挽，即云，貴客無暇留止，當以薄禮奉贈，即飭媪取葡萄一匣出，並云：此爲客歲庭樹之果，已爲君藏數月矣。記者視之，白霜甚厚，已半成葡萄乾矣。嘗其味；甘而適口，並有異香，不禁稱贊，笑曰：此爲西藏種，儂三年前得之於友，插之成活，成此巨架，每當春夏之交，含苞欲放之際，奇香由花蕊中吐出，香聞里許，儂品茗其下，輒樂而忘貧也。記者廻視其院內，有黃土堆如墳然，乃悟即葡萄之根也。

○記者稱謝飽載而歸。

名妓賽二爺

遜清名妓賽金花，人海浮沉，閱遍滄桑，戊戌變政，庚子拳匪，民國成立，皆躬親遭逢，晚年適賴人魏金谿，魏故後，賽金花即來京居住。近日忽盛傳染病甚重，記者以庚子時，賽於地方有功，一般久居燕市者，頗多關心。昨特赴賽之寓所訪問，茲將詳情誌於後：

賽寓南城一貧窟中，門上貼有「江西魏寓」字樣。叩門後，一四十許之男僕出，記者述明來意，當承導入，其院極窄小，長可兩丈，闊僅五尺，有房兩北間，東房一間，並有黃土兩堆，幾佔全院四分之一地方，賽寓東首北房，門上掛有蔴包門簾一塊，時有一年約五十許之老婦迎出，即爲賽之女僕顧氏也，賽亦迎出房門

，賽病已稍愈，精神漸佳。屋中什物凌亂，幾若無人居者，桌上供有佛像，爐中餘香猶裊裊，壁上懸有已故名士樊樊山，易實甫諸人之字畫。落座後，賽以一名片子記者，上印有「魏趙靈飛，彩雲，適魏金谿」字樣，略作寒暄，遂作如下之談話。

賽金花一生遭際，悉如去歲報載，彼適魏金谿後，生有一子，先魏天亡，姪一，頗爲不肖，賽對其早視同路人，孫一，現在天津讀書，且於去歲完婚，京方僅賽個人居住，及男女僕各一，晚近賽以青燈黃卷，企圖了此殘生，以老境坎坷，生活頗爲拮据，日以粗茶淡飯充饑，幸有二三戚友，從旁援助，尙不致有凍餒之虞。日前確曾患感冒。數日即行痊愈，賽言談之際，不勝感慨，大有恨不脫去此臭皮囊之意。言及國難方殷之事，賽述及庚子事，如數家珍，據談：儂老矣，其奈

不能出力何，可見此英雄，對國事始終關心也。彼對今摩登女郎之摩登，頗為不滿。謂：革新應由思想上革新，不應從外表上革新，學些外國皮毛，骨子裏還是老腐敗，究有何益？最後並允將平生遭際草出，送記者代為發表，記者當表示謝意，辭出時，賽謂：去歲曾見君，今年又承君光臨，不知明年尙能與君相見否？記者亦為之愕然，賽有哈叭狗一對，作黑白色，毛極長，頗慧，恆臥賽之身旁，賽不時以手撫之，並謂相從已十餘載，確為其唯一之知己云。

蟄居天橋之賽二爺

蟄居故都之魏趙靈飛（即賽金花），現已六十有二歲，家徒四壁，異常困苦，近復以貧病交加，臥床不起，日前曾頻於危，凡稔悉魏之歷史者，莫不對之繫念。本報記者今晨特赴前外居仁里魏之住所探問，至則一間矮房，院落荒蕪，人聲寂寂，僅數活潑可愛之小犬穿插點綴，經一男子引記者入，屋內蕭然，雖尚有數件古老之紀念品陳列案上，餘則均破舊不堪，加以房小，愈顯其窮困，一婦人與記者禮畢，指一榻謂：太太病尚未好。記者至榻前，則見魏臥倒床上，污舊之被褥零落橫陳枕邊，有舊烟燈一，已無燈罩，魏衣甚襤褸，初不料具有光榮歷史之一名花，竟至如此也。魏與記者見禮後，首嘆謂：一場病幾乎殞命，我初想以我之

身，竟喪於此等污破之小房耶，大夫曾謂我如一盞燈，將燈油耗盡，卽行熄滅，今竟十愈七八，實意料所不及！婦人繼謂：此實皇天保佑。經記者詢問，方知該婦姓顧，乃魏之傭娘，隨侍魏已二十五年，男子則係顧之弟也。魏謂：此次症候係肚子與嗓子均疼痛，晝夜吐瀉不已，且喉腫不能下物，自本月廢歷初三起，即不能飲食，上星期日爲最危險之一日，彼時彼二人（指顧姊弟）焦慮啼哭，一籌莫展，旋幸經中亞醫院陳院長及劉采宸大夫施以治療，現已大愈，而陳劉此次之不取分文，其俠情熱腸，尤爲我所感戴。現喉腫已去什八，惟仍不能嚙物，昨偶食藕粉少許，不久後即吐出，我現面色雖佳，精神亦好，然內熱上昇，不能飲食。已及旬日，竟亦不饑餓……。魏繼歎謂：我生數十年，從未受此等折磨，喉間尤不會腫起。滬上排演我之事蹟，本約我前往，惟因貧病不已，殊難當長途跋涉之

苦。我自去夏參加水榭一藝術界餐會後，迄今未嘗出門遊覽，貧病固一原因，而
我之素懼照像，尤爲不出門之原因，魏言至此，復以手指小犬謂：我共蓄此小犬
六，平日跳躍臥榻，此次臥病，即不准其上床，小犬亦復可憐。是時一小犬忽躍
上床沿，魏以手向其揮之。

病榻前訂盟的異姓姊妹

三十年前名妓賽金花，即魏趙靈飛，自庚子八國聯軍擾亂華北以後，賽即卜居京市，娛養天年，生活雖甚艱窮，然賴一般名流舊識，不時解囊救助，故此半老徐娘，日用起居之需，尙不致有朝不謀夕之苦痛。惟賽雖在脂粉笙歌中度過其半生光陰，然戊戌之變政，庚子之變亂，皆所躬逢，身當其境，庚子以後，迄至現在，據與賽接近之人談：伊實目睹政變七八次，變亂十一二次，腦海中所受騷亂無聊之政治印象，實爲深厚劇烈。因其通習數國言語之故，對於「甲午」「九一八」「一二八」及去年等國難尤爲感觸無窮。近年賽體氣稍衰，遂得有一種精神上之病症，神經有時恍惚，胸懷尤多耿耿，以致時常呻吟床第，終日不起，亦不思飲

食。最近陽和氣煖，痰喘之疾，遂日見沈重，幾次延醫調治，迄無顯著效驗，近日一般名傾紛紛爲之推薦名醫，二三日來，賽之痰喘，雖已痊愈大半。但賽因年齒衰老，氣體不支，而神態尤覺迷惘，其家人友朋，連日已爲賽議後事。又聞賽有一女僕，與賽年歲相若，在賽名滿中原咳唾生風之鼎盛時代，即爲之執鞭擁篲，相依爲命，一若家人父子者，實已四十餘年。其後賽環境日非，生活羞澀，此女僕亦未離去一日。近日賽一病不起，晨夕左右，衣不解帶，尤爲難能可貴，具有古風，日前賽感其德，喚至病榻前，許與結爲異姓姊妹。又有人談：此女僕自賽淪落風塵起，迄至今日，已相隨約四十年，賽之一生歷史，及其經過之事變，無不毫髮無遺，歷歷在目。將來賽有不測，倘有願網羅軼聞，爲之表傳者，此女僕實不啻一部活參考書云。

請求豁免賽氏房捐

賽金花住居仁里十六號院內，有南房四間，中堆積破爛物件甚多，近因經濟不充，無力交納房捐，乃向該管警段，請求豁免房捐。外五區署長祝維平，接到報告後，昨特將賽氏歷史，及無力交納房捐之事實，備文具呈公安局，請准予豁免，以示體恤。茲覓錄其原呈文如次——爲呈報事，案據巡官唐仲元等呈稱：竊據轄境居仁里十六號住戶魏趙氏報稱：伊院內計有南北瓦房各四間，僅住有北房四間，每月按二等瓦房納捐洋八角，南房空閒，近因友人存放破爛椅凳等項，無處安置，遂將南面四間空閒瓦房佔用。但氏孤身無依，每月又無收入，實無力繳納南房捐，懇予轉請豁免，以示體恤等語。據此，查該魏趙氏，係徽州趙姓女，少賣於

蘇州傅姓，墜落青樓，命名傅彩雲，嗣適清狀元洪鈞爲側室，隨同出使美德等國，善交際，頗爲外邦人士所推許。光緒十八年回國，洪鈞去世，該氏因不見容於洪家，仍淪落青樓，署名賽金花。迄庚子拳匪之變，八國聯軍，陷我國都，德帥瓦德西，任聯軍總司令，縱兵焚燒劫殺，擄掠姦淫，慘無人道，朝野士民，苦不堪命。該氏憂勢傷國，不忍坐視，爰本在德奧瓦氏結交之誼，挺身謁瓦，勸令約束聯軍，尊重人道，毋再蠻橫，以復邦交。瓦從其言，聯軍紀律頓肅，而吾國民命斯保。聯軍退後，該氏轉嫁於曹，曹故，復入青樓，署名曹夢蘭，因結識前參議院議員魏斯旻，遂嫁之，改名魏趙靈飛，寓本市李鐵拐斜街，魏沒，家產中落，遷寓本管居仁里十六號，食不飽，衣不暖，衰老孤苦，狀極蕭條。所有應繳南房房捐，歷經飭警催繳。該氏均以無資繳納，請求豁免爲詞，察其情形，委實甚

慘，可否准予豁免，以示體恤之處，理合據情，報請鑒核云云。

賽金花看賽金花

日前陝西易俗社，在吉祥戲院演「頤和園，又名賽金花」一劇，主角王天民，飾賽金花，表演極爲出色，受觀衆熱烈之歡迎，且當晚寄居北京之眞賽金花，亦應人邀約，在樓上包廂中觀劇，余與賽，爲多年故交，散戲後，赴賽寓走訪，詢其當晚聆劇之感想，當蒙答復如下（以下賽談）：余（賽自稱，下仿此），昨觀陝西易俗社所演之頤和園，認爲戲情稍有不洽事實處，茲述之如下：一，余與德將統帥八國聯軍之瓦德西，雖有一段情緣，但斯時係在清皇宮之儀鑿殿上（即現在之懷仁堂）愛史爲人生秘密中之秘密，閨房中事，豈能爲局外人道，該戲關余與瓦德西之鍾情，未免描寫太過。二，阻止外兵屠殺民衆，及勸德公使克林夫人，

應允中國議和之事，余不過斯時見外兵屠殺我國人民，一時激於臨時情感，隨時向瓦一說，並非預有若何救國之成竹在胸，而出以有計畫的愛國舉動也，該戲演來，少失真相，雖十分誇獎我，但於我之良心上，誠爲不安，此則亦余認爲美中不足之點耳。三，以上二項，不過編戲上之小疵，無足深怪，其尤要者。惟對於余個人之幼年，爲人所騙，因逗花燈而陷入娼寮，及識洪狀元時鴿母之阻碍，弱女之流離困苦情形，未加詳細描寫，實爲一大憾事，語畢，記者遂辭出，歸而記之，以爲愛讀本報賽金花小說者告！

滬四十年代劇社公演賽金花

名妓賽金花之一生奇遇艱跡，及晚年淪落北京之淒涼生涯，本報記之屢矣，不待詞費。茲記上海四十年代劇社公演「賽金花」一劇事，際此綏東砲火聲中，此歷史悲壯哀艷之名劇，益令觀衆感到無窮之興奮與慨嘆。當距今三十七年前，八國聯軍入北京城，清帝蒙塵西奔，城中乃處異族鐵蹄下，三千壯士齊下拜。竟無一個是男兒。獨名妓賽金花以一弱女子。往見統帥德瓦西，憑三寸不爛之舌，救全城百千無辜生靈，其事至爲悲壯，可歌可泣，而今年老色衰，晚景淒涼，令人不勝哀感，以此故事編爲戲劇，出演台上，自然有聲有色，至爲感人動人也。原劇爲夏衍所著，海上劇人以其具有反帝之情緒，且有國防劇之意義，業餘劇人社及

四十年代社，均先後準備公演，旋以不願演對台戲，遂由四十年代社在金城戲院演出，由洪深歐陽予倩，史東山等導演，王瑩藍蘭李麗蓮顧夢鶴王獻齋等六十餘人出演，經長時間之籌備，多次之預演，成績之佳，自不待言，而導演與演員之珠聯璧合，亦不多見。飾賽金花之王瑩，爲銀幕上燦爛之明星，於舞台經驗亦極豐富，其面部之團圓輪廓，與真賽金花略似，且能以眉語頗有傳神之妙。王曾語人，「劇中人頗合個性，且以劇之反帝意義，故樂盡力爲之，惜於妓女對嫖客之心理，無從而知，並亦無從體驗之爲憾耳」。記者視其劇照，與賽當年，頗有幾分渾似，想明晚（十九）演出，必能如寫黃庭，洽到好處。劇中次主角爲德瓦西，飾者爲張翼驅魄雄壯，不下外人，張亦銀幕人物，于舞台亦有經驗，飾聯軍統帥，其表演入京時之驕傲跋扈，不可一世，及見賽時之婉轉體貼，倒拜裙下，令

人嘆服，與飾李鴻章之舍山堪稱雙絕。此外飾克林德夫人之藍蘭，即六七年前活躍於故京劇壇之藍復清女士，藍在燕大時以演「威尼斯商人」「娜拉」等劇知名於世，曾至各地從事戲劇運動，近年始歸隱在家，此次以友人之邀，出任四十年代社服裝部主任，兼飾劇中克林德夫人，頗有外國婦人丰度。藍語記者，此次由家庭復至街頭，全為參加國防戲劇，此外一切公演，決不參加。」因「賽金花」一劇之公演，又復引起世人對賽之追憶，「賽金花傳」「賽金花外傳」及「孽海花」——「孽海花續集」（燕谷老人張鴻作，尚在晚報發表中）又復風行，且有人發起集款捐助落窠京中之女主人翁魏趙靈飛，前曾一度捐款贈賽之張競生博士，近方任職於粵中四路軍總部，亦有邀南中人士捐款，為賽暮年生活之計，或於賽不無少補，賽亦可少慰矣。

金松岑與賽金花

美人黃土，千古同慨，彼一代紅顏賽金花，自不能免斯公例，而今竟以殞玉聞矣。茲已議決埋香於北京陶然亭畔，與南中之蘇小墓相媲美。碑文請我蘇金松岑丈撰述。松岑丈爲孽海花說部之造意者，撰述碑文，自屬允當。社友烟橋，曩曾訪丈談及孽海花與賽金花事，據丈云：「孽海花之動機，乃爲江蘇留日學生所編之江蘇而作，當時各省留日學生，頗有刊物，如浙江潮等。而江蘇所需之作品，爲論著與小說二種，予以中國方注意於俄羅斯之外交，各地有同志會之組織，故以使俄之洪文卿爲主角，以賽金花爲配角。江蘇登六回而輟止，常熟了芝孫徐念慈曾孟樸創小說林，商之於予，遂移刊焉。後以小說林非予所喜，故止孟樸續之，

其第一第二回，原文保存者較多，其預定之六十回目，乃予與孟樸共同酌定之。

「烟橋問：「賽金花是否鹽城人？」答：「據人云：「其父名阿松，在吳中顧家橋老虎竈執役，似非轎夫。」阿松是否鹽城人，不得而知，賽金花則蘇州之成分較多，可斷言也。」問：「賽金花能說英語否？」曰：「確能說幾句，」惟字則不識耳。」問：「先生曾見其人否？」答：「並未見過，民國某年，以水利事入京，勾留既畢，東裝言旋，有客邀去訪賽金花，予以恐誤行期却之，故始終未見其人也。」問：「與賽金花同時入獄之沈某爲何人？」曰：「是沈蕙，爲都下名士，後爲慈禧太后杖死。」烟橋臨行，丈猶謂：「光福顧衡如君，少時與賽金花甚暱，當有趣事可述說也。」按松岑丈天放樓詩中，亦有詠及賽金花事者，如「輸爾虬髯紅拂妓，鬢儀殿上訂三生，」即指賽與德統帥瓦德西事也。當民國十六

年，曾孟樸重撰孽海花，外間稱松岑丈亦擬別撰孽海花，有兩部孽海花之傳說。其時松岑丈適撰王母之喪，苦塊之頃，囑其哲嗣季鶴君撰文辨正，並致書曾孟樸，盼其全書之早日告成也。

洪鈞

讀本刊發表的「金松岑之一封信」，知道此老耿耿於洪鈞的顛預，誤入俄國人的圈套，而間接使中國喪失帕米爾國界的疆土權；他很鄭重的說：「作此書（指孽海花前六回）之歲，帝俄適以暴力壓中國，留日學生及國內志士，多組對俄同志會；而洪氏前使俄時，以重金購俄人所製中俄交界圖，誤將帕米爾之一部分界線，劃入俄國，俄人遂據之，爲言官所劾」云云。

至於洪鈞的因研究元史（洪自命是元史研究者），在外國搜尋史料，而上俄國人的當，誤購偽謬中俄國界地圖，上諸清廷，尤屬昏聩糊塗，荒謬絕倫的書獃子行爲。金先生因洪鈞而移憎這個「老妓」（據函中所稱），他的確是出於愛國！

帕米爾高原，在中國新疆的西南邊境，是世界著名的「屋脊」，原屬中國的領土。我們根據當時駐英公使薛福成的稿本：「自赤道北緯三十六度四十五分起，至三十九度四十五分止；距京師（指北京）西四十度五十三分起，至四十七度零八分止」，有縱三百公里，橫四百六十餘公里的面積。

那裏是和俄國及英屬阿富汗接界，就是唐代葱嶺以西的屬地「播密」（帕米爾的譯音）「識匿」（什克南的譯音）等地；在大清一統志上，帕米爾也劃在中國版圖內，并有該地土酋內向朝貢等事蹟。帕米爾是中國版圖，一直維持到清代的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為止，一向沒有動搖過。

到了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俄英兩國，做就圈套，開始合謀私分帕米爾境土；并且私自進佔，妄指疆界，兩國互相換文，以為協定。這項協定傳到中國

，清政府因爲他們私據的界址，和咸豐十年（一八六〇）的北京條約，所載南至「浩罕」邊界的疆界不符；就分電駐英公使薛福成，駐俄公使許景澄，據約力爭，但是一點沒有效果——并且道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喀什噶爾西北界約」所載止於「烏孜別里山，轉向正南」的界線，也喪掉了。

從賽金花逝世說到儀鸞殿失火

犀牛

故都的歷史人物，庚子年（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八國聯軍進佔北京時，豔播故都的賽金花——魏趙靈飛，前天因病在京逝世了！

綜她的一生，最精彩而最被人稱道的，就是她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的往還，和故宮儀鸞殿失火等等；這是她成名的唯一事實，但是她很諱言。她在劉半農商鴻達合寫的本事裏，自述中有：「說起宮裏失火的那回事，便想起一般無聊的人，捏造蜚語，作踐我的可恨了！他們說我天天夜裏和瓦德西同睡在西太后的龍床上，有一天睡到半夜，着起火來，我倆都赤裸着身子，由殿裏跑出來；這簡直污辱我，罵我……」。不過我相信至少賽金花那晚是在宮裏，因為在一九〇一年（清光緒

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瓦德西對於清宮失火那件事，向德皇的報告中說，在倉卒之間，只搶出德皇賜給他的象牙帥笏，連隨身衣服都燒掉了的話，足見得這場火的奇怪。在賽金花的自述裏，說起瓦德西住在殿西的一個帳幕中，而並不住在殿上這也很符合的；因爲在瓦德西的報告裏，也提到這座帳幕——是從德國帶來的「石棉行舍」。不過更奇怪的，石棉做的帳篷，是不透火的，何以瓦德西燒得連隨身衣服都沒有呢？可見他並不在篷帳裏住。根據瓦氏事後的追記：他當火災以後，貼身的小衣，是司令部幾個軍官供給的，軍帽是一個衛兵供給的，軍衣是騎兵供給的，靴子是軍法官供給的，褲子是騎衛兵供給的，腿套是德公使供給的，軍刀是步兵軍官供給的等等(都見瓦氏拳亂筆記)：這些非常可笑，因爲在一座不透火的石棉帳篷裏的瓦德西，竟然會燒得一身以外無長物的。

還有一樁事足以證明賽金花當火起時在宮裏；就是賽的自述：「那次失火是因為幾個兵士不小心，損失還不小，把一個參謀長燒死在裏頭。」這些話也很實在，和瓦德西的報告也相符合的，足證賽對這是知道得很詳細，而這位參謀長，就是瓦氏筆記裏的 Schwarzhoff 陸軍少將，他也沒有住在營幕裏，而燒死在正殿裏的。

樊樊山的一後彩雲曲」序裏：也說「儀鸞殿災，瓦抱之穿窗而出」的話；我們誦：「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臺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吐焰燔雞樹。……」

捅破烟樓閃電窗，釜魚籠鳥求生路，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的後彩雲曲詞，慨想當年的種種，早隨這珠黃人老的賽金花，一齊烟消火滅哩。

公理戰勝牌坊與賽金花

栢

我們大家知道北京中山公園裏的「公理戰勝紀念坊」，是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歐戰結束以後，把從前豎在東單牌樓的那座「克林德紀念牌坊」，拆掉改建的；克林德，他是庚子年（前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的德國駐華公使，是在拳變中在北京東單牌樓地方被害的。

克林德紀念坊，和賽金花有什麼關係呢？據「賽金花本事」中她的自述是：「這座牌坊，就豎立在東單牌樓北邊，克林德遇害的那個地方；等到民國六年歐戰告終，德國戰敗了，中國政府把牌坊拆除，移到「中央公園」，改稱公理戰勝牌坊。當時曾舉行過一個盛大的紀念會，他們因我（賽金花自稱）和這座牌坊有點關

係，也邀請我去參加，那天蒞會的人很多，錢能訓段祺瑞諸先生，都有演說，會後還合攝了一影，裏面有個女子，站在前排的便是我。」

更據賽金花自述：於光緒二十七年拳亂後的議和時候，她爲着克林德公使被戕這件事，曾經親自出馬去勸過克林德夫人；因爲她能敬說德國話，并且女子和女子講話，比較接近一點。據說這是出於當時議和大臣李鴻章授意的，因此除掉賠款講和，并派淳親王載灃專赴德國謝罪以外，就建築這座白石牌坊，作爲了結。我們不管傳信傳疑，賽金花向克林德夫人去勸一遭，是事實可能的，民六改建時的邀她去參加，當然承認她有過這次的功績。

我們考英人B. L. Punam Weale的「庚子使館被圍記」裏，克林德的被戕，是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的六月二十日（陽歷）。他對於被害情形的記載是：「

當公使會議散時，予等正行過西班牙使館，立意親身追隨，以究知予等之命運。見德使歸館後，少頃即坐其綠呢官轎而出，通事西君，亦坐轎同行，復有騎馬之二中國人隨之，蓋克君不願帶其衛隊也。德使坐于轎內，口含烟捲，容態蕭閒，如赴宴然。予當時同俄使館阿爾男爵，散步于防禦線外，均懸想克君不知幾時可回？然僅過十五分鐘，忽見騎馬之二中國人，力鞭其馬，狂馳而返，跑入防禦線內，口中大呼！予等亦隨之而奔，至法使館界，聞人言德公使已被槍打死，聞之不寒而慄！

至於戕殺克林德的人，就是董福祥部下的回兵安海，當時董軍紮在東單牌樓一帶，專防交民巷中西人的；迨八國聯軍破北京以後，安海還混迹北京沒有逃，經日本軍營偵探，在當地小當舖裏，查出一個有克林德記名的錶，輾轉把安海緝獲了。

○安海被捕以後，自供那天帶領二十兵士在街巡邏，看到一個外國人坐轎而來，他對準放了一槍，轎夫和從人都逃走了；他把外國人從轎內拖出來時，已經死了，他取得胸前的錶，還有同事取得手槍，金戒之類，朋分散了；他並不知道殺了一個外國人，而闖出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的大禍。

兇手安海的正法，於一九〇一年（前清光緒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德國統軍元帥瓦德西的筆記裏，也有一段記載：「刺死克林德之兇手，現已執行死刑，自數月以來，此不幸之人，即常自請早日執行，至於執行死刑之地，係在克林德被刺之處；換言之，係在極繁盛之街上（按即東單牌樓）……」

瓦德西是一九〇一年（前清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五日以後，撤兵離去北京回德的；據賽金花生前的自述，在瓦德西歸國以前，爲着建築克林德牌坊，也勸了瓦氏

好幾回。而牌坊的建築，大約在瓦德西回國以後，光緒帝和那拉后西安回京以前（按：光緒與西后回京，是在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間），所以在瓦氏筆記裏，並無親與其盛的記載。

現在公理戰勝坊還默默無言的矗立着，而能發像天寶宮人訴說當年的養金花，已長眠永逝了！

長篇
小說 **情海斷魂記**

陳慎言著

寫言情小說不易，描寫情海中至性天真語尤難，陳慎言先生，近在庸報所撰「情海斷魂記」聳動一時，能使讀者無老無少，對此一篇，日夕懸懸，關心情海斷魂人之結局，卽以篇中主角，俱是至性中人，所吐露者均是純摯天真之情緒，所經歷者，均爲進退兩難兼顧之苦境，既無背舊禮教之行爲，又合乎新潮流之思想，其中對倫理家庭各問題，含有極堪研究之價值，至篇中詩詞清麗，文字流利，凡讀陳先生作品，早有定評，無須贅述，全書三十餘萬言，經著者整理後，分爲十六回，情節更見緊湊，現由本局刊印單行本，分裝上下兩集，實價一元六角。

長篇
小說 **慘 洄**

楊枝創作

本書以新奇筆法描寫青年僧尼的戀愛故事，又以佛教制度，官僚家庭及學校生活等作廣汎的穿插爲背景，原文在民強報登載時，曾引起多數讀者的興趣，現又經作者加以增刪修改，枯燥年餘的新文壇上，有此一書，總可作愛好文藝者的安好了！（不日出版）

武俠
小說
說劍譚奇錄

趙煥亭近作

此書以清初孝子曾天保尋師學藝。志復父仇爲經。以當時江湖諸俠爲緯。而曾之仇人黃興權，亦大俠也。乃至曾黃之本師，揖樵然和尙者。亦係明末之遺民。刎項之交，抱亡國之痛。各隱跡於方外江湖間。最後。曾黃乃以仇人變爲婚姻。其間情節變幻，出奇無窮。一脫尋常蹊徑。而細按之。則忠孝義俠。係本乎至情至性。決非但言推理意氣武俠作品可比。至於趙煥亭先生。久以北派武俠小說家，馳名海內。其文筆之廉悍細膩。風趣橫生。純以忠漢之精神出之。此尤其慘淡經營之作。現已出版實價六角

武俠
長篇
四平劍

趙煥亭傑作

此書叙乾隆間一孝義大俠。號雲中鶚者。生平之軼事。奇情層出。節目翻新。其間有大盜之臬司。奇艷極悍之盜女，又有奇淫之兇僧。不測之叢林。而尤以蹕路偵盜。尋獲寶珠，獨探天堂山，最爲精彩。至於關目則步步之緊湊。結構則變化無窮。而趙煥亭先生，雷霆精銳之筆，更立以傳神阿堵，奇情奇筆，允稱雙絕。不日出版。先此預告。

新書預告

中國戲劇史料類編

張次溪編

東莞張次溪先生。治民俗學有盛名。三年前嘗編刊「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凡三十八種爲第一集。期年又刊行「續編」。論者謂其功在民俗學史上不可磨滅。頃次溪先生又將歷年所搜得戲劇史料。分別類纂。成此宏著。約二十餘萬言。計分六十門。曰考索。曰辨證。曰故事。曰舊章。曰宴會。曰賞賜。曰禁格。曰彈劾。曰教授。曰製造。曰忠愛。曰孝思。曰端方。曰卑污。曰美烈。曰情義。曰超脫。曰忌諱。曰詞曲。曰畫圖。曰勸誡。曰嗜好。曰才華。曰技藝。曰傳述。曰徵引。曰離別。曰題贈。曰談諧。曰嫉妬。曰佳話。曰吉期。曰愆尤。曰侮辱。曰嘲戲。曰判斷。曰仕宦。曰商賈。曰哀悼。曰笑諺。曰選拔。曰釋放。曰游戲。曰感溺。曰壽考。曰凶亡。曰災禍。曰背叛。曰徵調。曰捐輸。曰鬼神。曰妖孽。曰部署。曰記載。曰議論。曰對偶。曰楹聯。曰燈謎。曰雜錄。曰餘談。其取材則於歷代史書。及名家筆記中。皆經註明出處。可供史學家民俗學家及戲劇學家之參考。可爲仕女茶餘酒後之談資。全書分訂二冊。不日出版。

京津風土叢書

第一種

張次溪編

實價二元

新書預告

良人的貞操

吉屋信子原著
問心 譯

吉屋信子女史，是日本現代女性作家，惟一的健將。日本的現代小說家，兼文藝家，菊池寬，對吉屋信子的評論，說：「她能捉住女性心理的機微，用女性作家，特有的結構，來寫很多長篇小說，這種手腕，對於男性作家，可以說是一種威脅。」又說：「吉屋信子的小說，牠的趣向，和事情，不但是很豐富絢爛，并且能把男性作家，所不能窺知的，女性世界，專有秘密，給顯露出來。所以能常得着多數讀者的讚歎，每一篇，全都博得極好的批評。這是當然應有的道理」，她的小說，現已有全集十二冊，（新潮社版）行世，最著名的創作，是「暴風雨的薔薇」，「女人的友情」，及「良人的貞操」等長篇。猶以「良人的貞操」，為最近得意作品，初連載於東京某大新聞，頗為人所愛讀，及出單行本，（昭和十二年）竟風靡一時。在去年已搬上銀幕，每一開映，觀衆如狂，其受人歡迎之深，已不待言矣。現由問心君，將其譯成國語，不久出版，想請諸君亦以先睹為快也。

纏足 靈犀編
 續集一元五角
 三集一元二角
 四集一元五角

當 鑪 艷 乘 夏水作 實價八角

香艷 瑤光秘記 靈犀著 實價八角

小說 未刻珍品叢傳 靈犀校 實價五角

長篇 稚 瑩 兇公作 實價七角

短篇 殘 羽 兇公作 實價四角

武俠 十二金錢鏢 白羽作 實價六角

武俠 說劍譚奇錄 趙煥亭著 實價六角

兵 術 毛駿民著 實價四角

家庭日記 (一九三九年) 實價九角

天津半月刊合訂本 靈犀合編 實價二元

份新的日記

新書預告

情海斷魂記 陳慎言著 實價一元六角(即出)

天津風土記 張次溪編 (不日出版)

情海歸帆 劉雲若著 (不日出版)

瓶外扈言 姚靈犀著 (不日出版)

春在人間 孟畫如著 (不日出版)

慘 洄 楊枝作 (不日出版)

良人的貞操 問心譯 (不日出版)

武俠 四平劍 趙煥亭著 (不日出版)

朱門酒肉 陳慎言著 (不日出版)

中國戲劇類編 張次溪編 (不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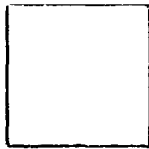
史料

戲劇類編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月初版行發

電 飛 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代售處

編著者

發行者

發行所

印刷者

張次溪

柯綬庭

天津書局

天津法租界
大北印刷廠

大舞台東大街

天津法租界
二十六號路
天津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洋紙本實價
報紙本實價
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78

112333

78
112333

